

孔學三種



孔 學 三 種

論語集解義疏

何晏集解
皇侃義疏

孔子家語

王肅注

洙泗考信錄

崔述考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孔學三種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95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校輯者 蘇淵雷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王樹培

孔學二種序

孔氏之教，單籠中國人心二千餘歲矣。其間嘗受御用，尊爲正學，聞望之隆，舉世莫並；然曲解譏彈，亦往往而有。身後榮悴，酷似生前，是非得失，迄未定論。今世學者感唱往古學術，須重估價值，吾人爲發揚國光繼承遺產計，對此百代仰止之偉人，勢亦不容其任人毀譽，則本論世知人之旨，予以合理之評價，斯誠當務之急也。

晚周之際，生齒日繁，宗法漸壞，爭奪斯起。春秋多殺伐之文，詩人與板蕩之嘆，一時瓌璋之士，各思以道易天下，顯學如林，而孔老墨三宗爲上首。老多危言，墨重苦行，孔氏則遜言慎行，切問近思，用心於民生日用之間，脩己治人之事，三者出身不同，學派斯異；老氏世守史職，博習故事，故發言奇矯，思返太古；墨翟接近平民，對當時宗法社會之積習，深致不滿，故尙賢、貴義、節葬、兼愛；以視孔氏之尊親、長長、定分等級之教，而思恢復嚴正之封建社會者，區以別矣。三派徒衆遍天下，勢均力敵，孔學固未獲一尊之位也；觀其千七十二君不遇，退而講學刪書以終，亦足見其學之難行，不足以應當時激變之社會已。孟軻繼作，言博而辯，矯激之音，一變孔氏穩健之風；迨強秦一統，君權確立，荀卿學行，孔學遂變，博士具官，以吏作師，文字既同，思想趨一，禮樂制度，率宗儒術，至孝武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老墨衰替，孔學獨尊。自茲厥後，世代一變，孔學輒一度動搖，不久又底於安定；魏晉之間，嘗受佛老之排擊，海禁既開，又遭新學之棄絕，然不旋踵而上唱下效，仍復其舊。是何哉？蓋嘗思之，要可言也。

中國社會自秦漢以還，二千餘年，朝代屢更，變亂紛乘，民族之藩籬，亦嘗拆毀矣；異域之文明，亦嘗移入矣；然此二千餘年間所演之史實，幾如重規疊矩，若範以律例，則有如下一致之類型：

(一) 表現於經濟上，則爲封建社會之農業經濟；(其間雖有郡縣制與貨幣經濟等現象存在，然主要生產樣式，仍爲自足農業經濟；而階級剝削關係，則爲地主與佃農之對立。)

(二) 表現於政治上，則爲君主專制之集權國家；(不問國土分裂或統一，其爲君主專制則一。)

(三) 表現於社會意識上，則為宗法與禮教。

(四) 獨占智識，不事生產，為人主效勞施政者則唯「士」一身分。儒家實為士之適當代表。其與帝王之瓜葛，托根甚深。

蓋封建社會，崇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然老氏主無名，齊彥別，放任無為，不利於干涉；墨家唱兼愛，重平等，尚賢任能，尤不便於專制，宜其不邀帝王之寵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借助於宗法，歸結於君權，此其說於當時社會最為合拍。帝王馭民之術，莫此為愈，狡者遂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割天下。觀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渡，及定大業，適簪而祀以太牢，一尊一卑之間，帝王之用心具見。故中國社會，封建之質素，一日不去，則孔學之影響一日不絕也。然自秦漢迄今，中國社會固日在轉化之中，非一成不變者；而與之相應之孔學亦日在蛻變昇華之中，呂種易贏，淮橘變枳，已非孔子之舊矣。此並行轉化之關係，齊貫中國之歷史，遂使社會形態與思想法式，呈錯綜矛盾之象，學者每苦於不得要解，坐使史勢不明，思路多梗，今人而猶陷於時代錯誤中，不免盲瞽之譏也。

往者譚嗣同嘗言：『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以今言釋之，則秦政者，即君主集權政治而以官僚組織補充之，蓋後期封建社會之政治形態也。揆之西史，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諸國之君主制是矣。所謂荀學者，則指崇功利，法後王，尊禮法，尚干涉之政治學說也。實為帝王哲學之典型。東西有馬基弗利雅，霍布斯者，其選也。孔子唯言仁，孟軻兼言義；至荀卿直言禮法。謂秦漢後之孔學，為陽儒陰法之學，亦不為過。孔學範圍既廣，仁智者各有所見，導於時勢，乃成各派；其中惟荀學最能實用，遂得冒孔子之名而幸存迄今焉。方之歐洲之基督教，亦有同者。夫基督教，原始不過為維持猶大之宗法社會以反抗羅馬軍國主義之侵略耳，其十二使徒，即猶大十二氏族之代表也，故其教義切實，最合平民信仰；迨後信奉者衆，羅馬君皇知摧殘無效，乃定為國教，以收統一國之意識之效，寢假而變為貴族教矣；降及中世，僧侶復割裂亞里斯多德舊說，以自

傳益壓迫異端束縛思想，又成爲封建政治之工具，宗教革命後，清教徒遂爲開拓近代資本主義之先驅矣。洎乎今日，且成資本主義罪惡之辯護人而向殖民地行其資本天國福音之傳佈焉。始作也簡，將學也鉅，時則爲之，其功罪得失，未易以一人一宗論也。

孔學亦然。春秋時代，孔子僅爲一政治宣傳家，一教書匠耳，與老墨黜足而三，大不得志，未受世人之尊奉也；戰國時世變日亟，縱橫名法諸家雜出，霸王方從事於兼併奪地，爭用其說，而孔學漸衰，雖有孟軻，亦徒逞雄辯耳。稍晚有荀卿亦宗仲尼，雜參名法，弟子李斯相秦，大用師說，博士置官，而孔學遂得確認之地位，然已非孔學之純矣。漢代雖尊儒術，言治亦不廢黃老，其後董仲舒陰陽災異之學，衍爲東漢之讖諱，去聖愈遠；後有今古文之爭，乃斷斷於文字章句之末，家法門戶之見，訓詁注釋諸學興而大義微言絕；自魏武諸葛，言治用申韓，士以事功爲先，儒行不振，江左以還，玄風大扇，佛老升座，孔氏退席矣。終唐之世，佛老最盛，而韓愈輩學術疏陋，徒爭道統，未足立儒學中興之基也。至宋而理學興，託始陳搏，寄言太極，濂洛關閩，各標新說，言心言性，誠有可觀；然人自謂得孔孟之真傳，不敢自居創獲，則又篤古之蔽也。陸王之學，自可名家，乃亦託之孔氏，陰取禘宗，陽加貶斥，亦誤於道統之見也。降及有清，漢學復興，率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真能發揚孔學之精神者，除顏李戴震各得其一體外，蓋未之全見焉。綜觀此二千年來之孔學，一變於荀卿，再變於災異，三變於訓詁，四變於心性，除其君權思想爲專制君王所片面利用，（如君君臣臣，原爲對待，專制君王則昧此理。）宗法思想爲社會保守派所變本加厲（如宋儒「鐵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外，其博大闊遠之大同思想與仁愛精神，蓋莫爲之表顯者。顧此二千餘年陽尊陰抑孔學之結果，反使世人養成篤舊服從之奴性，而復假封建社會以一強有力之觀念基礎，根植人心，則又不可諱之過失也；然此爲後學之罪，於孔氏乎何尤！

夫孔氏之政治哲學，因限於時代，固自有其弱點，吾人若利用其弱點而擴大之，或從而詭病，夫豈持平之論！是猶處今日而譏拍拉圖提倡奴隸勞動爲非理也。捨此不論，則孔氏之偉大，信有其歷史之意義。

古者世祿，子就父學爲疇官，詩書多藏祕府，而孔氏刪定六藝而布彰之，令人人識前事，知舊典，九流自此作，世躋自此墮，上古文化，得孔氏而綜合，王官祕學，得孔氏而普及，功賢堯舜，豈偶然哉。僅此綜合文化，與晉及智識二事，孔氏在吾族文化史中之地位，已確立不拔矣。至其一貫之策，無問天人，以仁愛爲體，以忠恕爲用，則與物無忤，身觀不障。三德三戒，足證定慧，四毋四勿，深得道心。臨川詮選流之旨，觀雉與時哉之嘆，拈花微笑，予欲無言；浴沂詠懷，盍各言志。瓠瓜不食，韞玉待沽，窮厄之際，不忘拯世，其天機之活潑與風度之幽默，又豈後世曲儒陋學所可望其項背哉！舉世哲人，奚堪媿笑者，惟一佛陀耳。

論語一書，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蓋七十二子之門徒共所撰錄，觀其疏通物理，審度人情，必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信孔學之至也。昔趙晉稱中郎論語可以治天下，立其大者，要非過言。吾人如欲研究孔學，則論語一書，實爲要籍，而梁皇侃義疏，最稱雅博。晉十三家遺說，多託以傳者，仇復傳以釋典，時有勝義，宋世理家，多所取資，此書中夏失傳已久，近世始自東瀛流入，新安鮑以文氏會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今抽印單行，益以孔子家語與崔述洙考信錄二書，顏曰孔學三種，將以爲世之研究孔學者之助。家語或稱爲王肅僞造，然多存漢人舊說，未可廢棄；而考信錄一書辨證史實，尤多新義，正足針家語之失，二者並行，庶幾不悖。

竊謂吾人研究孔學，亟應祛漢宋之蔽，息今古之爭，直從論語入手，六經僅爲副料，以其雖經孔氏刪定，要其思想系統，非孔學所能範圍也。根此立論，則一切警說可廢矣。

此書頃將刊行，因略述二千年來孔學之變遷，與夫社會政治之脈絡，加以疏解，俾得還其真面目耳。僭妄之罪，所不恤也。

論語集解義疏

何皇

晏旣
集義
疏解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齋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會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敍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剗剗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弔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爲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

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

論語義疏敘

梁 皇 侃 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晨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顏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記夢雨楹。寄歌頽壞。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但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

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我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

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遺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穎

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惇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琚

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探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集解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劉向者辟雍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授後而弟子共誌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 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

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 齊論語二十二

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

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 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此三人傳齊論於世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 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

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 齊論有閔王

知道。多於魯論。一篇。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

二篇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閔王知道二篇也。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古論雖無閔王知道二篇。而分堯

以從政矣。又則題為一篇也。 有兩子張。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為一篇。又一見子張曰凡二十一篇。古論既

子張故凡成二十一篇也。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古論篇次既不同。齊又不同。魯故云不與齊魯論同也。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

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禹初學魯論。又兼講齊論。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名之曰張侯論也。 為世所

貴。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為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論也。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章句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

二人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 而世不傳。

二人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而世不傳。

長。兩立而並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矣。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既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外行，既宏矣。卽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寬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齋。

論語集解義疏目次

卷一

論語學而第一……………一

論語爲政第二……………一〇

卷二

論語八佾第三……………二〇

論語里仁第四……………三二

卷二

論語公冶長第五……………四〇

論語雍也第六……………五一

卷四

論語述而第七……………六三

論語泰伯第八……………七五

卷五

論語子罕第九……………八五

論語鄉黨第十……………九六

卷六

論語先進第十一……………一〇七

論語顏淵第十二……………一一九

卷七

論語子路第十三……………一二九

論語憲問第十四……………一三九

卷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一五六

論語季氏第十六……………一六六

卷九

論語陽貨第十七……………一七五

論語微子第十八……………一八六

卷十

論語子張第十九……………一九四

論語堯曰第二十……………二〇一

論語集解義疏

魏 何 晏 集解
梁 皇 侃 義疏

卷一

論語學而第一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聞講說多分為科段矣侃昔受師業

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編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馮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

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馮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馮愠怒也。凡有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子者指於孔子也。子

是有德之儔古者稱師為子也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斥可也必被

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積成能招

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亦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

友故後乃學成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悟也言用先王之

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上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

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勾則云六年成童舞象。竝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竝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

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

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竝日日修習不替。竝也。故學記云。菡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於所學之業

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為可悅，故云不亦悅乎。知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餘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集已自可為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殊，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數然頡頏，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人謂凡人也。愠，怒也。君子之德也，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得先王之遺，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知，此是君子之德也。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篇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人有鉅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怒之而不惱，怒之也為君子者亦然也。困馬融曰：至善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一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一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一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困菴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為朋，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菴獨云：氏者菴名，成何家諱，成故不言也。困愠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誨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聞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聞鮮，少也。上謂**

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聞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聞**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者）其其孝悌者也。善

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注。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類，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鄙不諫，故謂其少分令也。諫也，故鮮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分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羆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諱之，向無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但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

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爲煩長既不奸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藥師謂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奸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運故云宋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一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該行之道悉盡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德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此本基於成也。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國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爾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審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一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實。

曾子曰：駟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國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國會子曰：至習乎。一云吾

會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一云爲人謀而不忠乎者。一忠中心也。言爲他人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恐失也。一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一朋友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一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爲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國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字子輿。國言凡至之乎。得無偷無得也。素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橋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國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荀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

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 國苞氏曰。為國

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 國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

民以時。 國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子日至以時。此章明為諸侯治大國法也。云尊

乘向式。則萬乘可知也。尊倫治也。亦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尊千

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

愛人者。一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

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暇閭

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 國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

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為

畝者。一廣一步。長百步。謂為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為夫者。每一畝

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為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

肥澆。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

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義名之也。

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為屋也。云屋三為井者。一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

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夫開有途。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故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都廣五寸。方

兩耜為耨。長粗。架耨。謂而耕是也。是耨。伐廣一尺也。故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為溜。通水流。水相澆。故然。因名曰

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途。九夫為井。井開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途水相澆。如井字。故鄭

玄曰。似井字。故謂為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開之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

也。云井十為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

卒二人也。云通十為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為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

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

地方十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一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

三百里。三三為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

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三百里引而增之。則長六百里。杜廣十六

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增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

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

六分。每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

又設法。破而裨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

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為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為甸十為城城出一乘今此一甸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或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子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為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闕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佚

子嘗父母為孝善兄為悌父親故云入兄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言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闕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學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闕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闕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

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闕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當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為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謂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固，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固，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至，憚也。

（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為輕根，靜為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大不致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締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已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為友，則勝己者豈友哉？耶？或曰：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曰：云敬則為友，不取不敬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闕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不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譽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誇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偏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諫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固，孔安國曰：固，蔽也。倪案：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取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固，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固，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曾子曰：至厚矣。明人君德也）云：慎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埏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土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勤有政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固，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固，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為治耶？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也。闕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者）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早治，謂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言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聞其風政，為其風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大夫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也。敦美謂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與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願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願歡云：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爾，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闕必與謂其國政。與逆也。闕鄭玄曰：非謂自呼與之也政。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闕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闕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闕子日至孝矣。（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也。闕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所以（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專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謂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闕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善聞善，事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二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闕孔安國曰：至道也。此如後隨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闕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闕

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也新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為美也(云云大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詎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為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詎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

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詎苟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敬也。詎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詎有子曰至敬也。(云信

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為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

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體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

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乃義之

與此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為可宗也。詎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為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詎苟氏

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詎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故孔亦謂此因為

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詎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詎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

是非也。詎子曰至已矣。(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

句是不飽安所為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

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合結
食無求飽以下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闕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闕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闕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闕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

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闕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者）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求好生，陵慢故云富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

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誠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為可，然

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

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又貧無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

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諂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與言

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而知來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

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為，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射行二者，故詩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怯，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

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為喻也。闕鄭玄曰：至苦也。顏原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闕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闕子曰：至

世人多言己有才而不為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季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怒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與乎此矣。

論語為政第二

論語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也謂之為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

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鄭玄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

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當

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為政者彙事或得萬物之性

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

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

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 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一言以蔽之。 蘧苞氏曰蔽猶當也。 曰思無邪。

蘧苞氏曰歸於正也。 子曰至無邪。 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

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

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

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

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 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齊之以刑。 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

而無恥。 孔安國曰苟免罪也。 導之以德。 蘧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子曰至且格。 此章證為政以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

格正也。 孔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

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為政

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

常則可矯法辟與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

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

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

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

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綱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類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為自失其自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闕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亦是法制也。闕董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闕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亦是法制也。闕董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闕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闕鄭玄曰耳順聞其

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闕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闕子曰至踰

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

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

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謂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

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鍾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惑政可

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

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常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

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遺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固致命之道

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埤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

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厭事不得悉須

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

之理也明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

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耳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

年至七十習與性成逾蘆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

七十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誦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

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

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闕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

孟懿子問孝。闕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曰告之曰

子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闕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

須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闕孟懿子問至

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魯大夫也。問孝問於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樊遲孔子弟子。樊遲也。字子遲。御御車也。謂樊遲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告云云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後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為。孟孫解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問之。何謂也。云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御時而告遲也。云孔安國曰至諠也。云魯大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伯自釋也。云懿論也者。諡考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臯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孟武伯問至之憂。云孟武伯問孝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匡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游問孝

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為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匡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游問至別乎。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游問孝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為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匡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闕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闕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闕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

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闕子夏問至孝乎。云云。子夏問孝者，亦

謂父母顏色也。言為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為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

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有事謂役使之事

也。弟子謂為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勞苦也。云云。有酒

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云。曾是以

為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為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為孝乎，言非孝也。

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法與

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答之。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

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皓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

也。然禮唯呼師為先生，謂資為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往必謂先生為父兄者，其

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目，二則既釋先生為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闕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

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也。闕孔安國曰：

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闕子曰：至愚也。云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

形器以上名之為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

子曰視其所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闕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闕子曰。至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也。云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付御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闕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闕子曰。至師矣。師之難也。溫。溫煇也。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煇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孫綽云。婦。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闕溫。尋也。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煇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闕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闕子曰。君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嘗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管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闕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闕子曰。問至從之。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措。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闕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也。小人比而不周。闕子曰。至不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羈狎之

闕子曰。至不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羈狎之

闕子曰。至不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羈狎之

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滿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釋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闕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

罔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罔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夫學問之時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云云）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闕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爲害之深也。誦善道至者也。（云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爲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皆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闕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

之爲不知是知也。子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子路有兼人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云）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闕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闕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闕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闕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闕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

聞闕疑者）答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中其理故又宜慎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者）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寧云：發言少過失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焉若然。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闕鄭玄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闕菴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民服。闕菴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也。闕（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答哀公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寧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紅黜云：哀公當千載之選，而聖賢備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闕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諡也。子曰：臨民

之以莊，則民敬。闕菴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闕菴氏曰：君能上孝於

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闕菴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闕

季子問至民勸。（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季康子魯臣也。其既無道，憚羞故民不勸，不忠不相勸，裝所以問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知之何（云子曰云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

謂以高視下也。莊翁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也。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圃菴氏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圃菴氏曰。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

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圃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恹違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虞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言也。引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闔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圃菴氏曰。至同耳。云孝于云云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于

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道。即與為政同。更何所別。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圃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圃菴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轆端橫木。以縛柅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軛者。轆端上曲拘衡者也。圃才終為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

之車。由於輓軛。以得行也。若車無輓軛。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彛彛。彛彛。升曰。車待輓軛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圃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才伎也。圃菴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轆端橫木。以縛柅者也。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轆不異。即時車。但轆頭安柅。與今異也。即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柅。兩頭著兩轆。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轆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柅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軛者。轆端上曲拘衡者也。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轆。轆曲向四馬。此拘軛於橫木。此曲者為軛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轆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轆頭。而縛柅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

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柅。軛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轆端為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輓。穿轆

拘軛於橫木。此曲者為軛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轆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轆頭。而縛柅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柅。軛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轆端為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輓。穿轆

端著之軌因
轅岸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子張問至知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三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周因云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令或有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不可逆知也。言或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馬融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禮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謂之禮；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謂之義；有不虛妄之德，謂之信。有罔了之德，謂之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為教者，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文，循環無窮，有與必有廢，廢與更遷，故有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為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又曰：夏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也。呂虎錕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其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也。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孳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舊問云：夏用建寅為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遠望則黑。八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正是三王為上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羲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為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人統，帝嚳為地統，帝

堯是爲啓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禘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頌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丑建辰爲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鬪馬融曰至知也。(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鬪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

爲無勇也。鬪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鬪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禮

人若非已祖考而祭之是爲請求福也(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爲也見所宜爲之事而不爲是無勇也

卷二

論語八佾第三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蓋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韋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

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爾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強僭。蓋季氏是上卿。為僭。蓋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一云八佾舞於庭者。一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每八人為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一云是可忍也者。一猶此也。此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一云孰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韋馬融曰。至譏之也。一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一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一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人也。一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一云魯以周公故者。一故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一云今季云云者。卑者蓋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八佾之舞者。一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一云今季云云者。卑者蓋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強。起於季氏。文武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往。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韋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

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奚取於三家之堂。韋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

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三家至之堂。一云三家者以雍徹者。一又議其失也。三家卽是仲孫叔孫季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案于時三家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一子曰云云者。一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讀候也。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肅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時節。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節。備設此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闕馬融曰。至者也。一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一三孫河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嬖子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爲氏。故有此三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己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庶長爲始。而云孟孫氏也。一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宣徹故歌之以樂神也。闕菴氏曰。至堂耶。一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言。致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一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一云。今三家云云者。大夫禘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闕菴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闕菴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林放問禮之本。闕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闕菴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放問禮之本者。一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一云。子曰。大哉問者。一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彌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一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一美之既竟。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然爲失。雖同而成。政則異。奢則不節。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一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一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

嘗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適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適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該當時也。 闕菴氏曰至感也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闕菴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闕菴氏曰此章重中國賤

蠻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雖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知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 闕菴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 闕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

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任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會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 闕菴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闕

季氏旅至放乎。(云季氏旅於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任季氏家季氏僭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任彼家那不能諫止其僭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會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敬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逾敬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敬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闕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闕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

闕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其爭也君子。 闕馬融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闕曰

至君子。 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恒謙卑自收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

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選仕禮王者將祭必攝土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土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矣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雖其君若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則其君與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知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當酌酒勸飲於不知者云敬也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已勝為能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改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波示養病故也敬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孤之義也而不如若射雖心止不云中而進與合禮更相辭讓讓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爭必禮賢厲色今此射雖心止不云中而進與合禮更相辭讓讓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謂王禮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於人謂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謂馬融曰至爭也。此謂其爭也君子也。算猶審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為於貴今射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收後已先人受於辭謙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中所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指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梁肅曰君子於射講義明訓考德觀賢察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箭教射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實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取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憲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范釋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闕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

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 闕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

繪先布素。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 闕孔安國曰。

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 闕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闕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

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問之也。巧笑笑之笑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笑目目之美者也。盼動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盼盼然也。素白也。緇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問。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動目貌也。又有禮自能結末如五采得白分問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謂如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謂如畫者先雖布衆采蔭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問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問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時喻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起發也。予我也。孔子與言繪事後素而予夏仍知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誠故始可與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言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廷予而不云知來也。謂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論風頌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笑目即見衛風頌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為絢之一句也已散逸。則衛風所無也。圖鄭玄曰繪畫文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圖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圖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圖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莒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廢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傷之禮吾亦能言。何于時宋君昏闇不足以與共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文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圖孔安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尊為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圖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禘而先儒論之不同。今

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尊為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圖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禘而先儒論之不同。今

不具說且依注樓櫓而談也謂為禘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釐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釐地以求神也禮禘於
殿廟之中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尸釐地之前王與祝入太祖
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釐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釐次當於釐時
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釐以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禘唯云禘者隨爾時所見也。闕
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
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
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禘禮同皆取毀廟
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云釐者云云者)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
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搗鬱金取汁和莎蒨於此鬯則呼為鬱鬯但先儒舊論釐
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釐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
不正酌道釐地或云釐尸或云釐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釐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釐以珪璋用玉氣
也既釐然後理牲致陰氣也鄭注云釐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釐尸大宗執璋瓚亞釐
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釐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也尸故解者或云釐是釐地之禮釐尸是釐
人之禮而鄭注尙書大傳則云釐是獻尸乃得獻尸乃祭酒以釐地也(云既釐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釐
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閱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閱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
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閱聽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閱臣至僖聽列主應在閱下而魯之宗人夏父
弗忌飯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
升傳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闕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闕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

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
答之則魯乖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途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
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也故云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
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
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闕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闕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闕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 國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國如至不祭。 (云祭如在者) 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 (云祭神如神在者) 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心期對之，如在此也。 (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 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 國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 國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國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國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國王孫賈問至禱也。 (云王孫賈問云云者) 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為一國之要，能為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為衆人所急也。又待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已，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 (云子曰云云者) 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為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 國孔安國曰：至之也。

(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 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為大夫也。 (云欲使云云者) 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 國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復一釋變，擊曰：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至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國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

周也。 國子曰：至從周。 (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 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 (云吾從周者) 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

從周也。

子入大廟。鬪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人大廟，每事問。鬪孔安國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鬪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子入至禮也。子入大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鄆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備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鄆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已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鬪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鬪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為柶而用獸皮，帖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為禮，乃須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上射不必在皮也。云為力不同科者，為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為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鬪馬融曰：至為之。云古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柶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鬪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道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柶也。謂柶為侯者，天子中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皮各為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益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

射猛虎諸侯射熊脚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國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

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也。 國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國子貢欲至其禮也。 國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

又還大廟告於大祖諸侯無胡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 國餼者，腥也。腥牲曰餼。 國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也。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 國鄭玄曰：至羊也。 國云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論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 國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不用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定未及哀時也。然謂月且為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國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 國子曰：至

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譏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國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國定公問至以忠。 國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

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 國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國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國子曰：不

傷（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詩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臨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要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密窳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害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窳窳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是哀而不傷也。關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位不爲淫其色也感寤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適不得此人不能爲滅傷其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闕菴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闕菴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闕菴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对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禘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禘爲君故禘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取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禘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棟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三代本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粟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粟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爲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粟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爲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罪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爲他說若餘人爲此說則爲可咎責今汝好爲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諫之類也。闕孔安國曰至栗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本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鄠鄠宜栗也（云宰我）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闕菴氏曰至解也。依注亦得爲向解也。闕菴氏曰至止也。亦得爲向解也。闕菴氏曰至後也。此注亦得爲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聲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概感德發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察李充說是三事并譏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遂往及說諫登之六字先

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黜言其器量小也。 或曰管仲儉乎。 黜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

以為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二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乎。 黜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 婦人

謂嫁為歸。 攝猶兼也。 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 大夫并兼。 今管仲家臣備職。 非為儉也。 曰然則管仲知禮

乎。 黜苞氏曰或以儉問。 故答以安得儉。 或人聞不儉。 更謂為得知禮也。 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

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 黜鄭玄曰反坫。 反爵之坫也。 在兩楹

之間。 人君有別外內。 於門樹屏以蔽之。 若與鄰國君為好。 會其獻酢之禮。 更酌酌畢。 則各反爵於坫上。 今管仲皆

僭為之。 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也。 黜子曰至禮也。 管仲者齊桓公之相。 管夷吾也。 齊謂之仲

父。 故呼為管仲也。 器者謂管仲識量也。 小者不大也。 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 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儲觀之

得。 不曰小乎。 云或曰管仲儉乎者。 或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 便謂管仲器儉。 故問云儉乎。 云曰管氏云云

者。 孔子又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 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為婦也。 婦人謂嫁曰歸也。 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 以

一大國為正夫人。 正夫人之兄弟。 弟女一人。 又夫人之妹一人。 謂之姪婦。 隨夫人來為妾。 又二小國之女來為媵。 亦

有姪婦。 自隨。 既每國三人。 三國故九人也。 大夫婦不處境。 但一國娶三女。 以一為正妻。 二人姪婦。 從為妾也。 管

仲是齊大夫。 而一娶三國九人。 故云有三歸也。 又諸侯國大事多。 故立官各職。 每入朝為一官。 若大夫則不得官

官。 置人。 但每一人。 輒稱領數事。 管仲是大夫。 而立官各人。 不須兼攝。 故云官事不攝也。 既女多。 官費費用不少。 此

則非儉者。 所為故云焉得儉也。 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 又或人問也。 或人聞孔子云不儉。 故更問云若知

此則是管仲知禮乎。 然猶如此也。 云曰邦君云云者。 又答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 邦君謂諸侯也。 樹塞門。 謂

立屏以障塞門。 則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 臣來朝。 君至屏而起。 敬天子尊遠。 故外屏於門之外。 為之。 諸侯

尊近。 故內屏於內門之內。 為之。 今黃閣板障是也。 卿大夫以簾云以帷。 又並不得禮也。 門政當在庭階之處。 耳

管仲是大夫。 亦學諸侯於門。 立屏。 故云亦樹塞門。 云云。 邦君為云云者。 又明失禮也。 諸侯與鄰國君相見。 共

於廟。 飲燕。 有反坫之禮。 坫者築土堆於兩楹之間。 飲酒行獻酬之禮。 更酌酌畢。 則各反其酒爵於

坫上。 故謂此坫為反坫。 大夫無此禮。 而管仲亦僭為之。 故云亦有反坫也。 云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也者。 結

於答也。 孰誰也。 言若謂管仲此事為知禮。 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 然孔子稱管仲為仁。 及匡齊不用兵車。 而今謂

為小。 又有此失者。 管仲中人。 寧得圓足。 是故雖有仁功。 猶不免此失也。 李充曰齊桓隆管仲之業。 管仲成一匡之

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焉矣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懷仁大勳宏振風義遠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誇分以要治不禦已以求名所謂君子行健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尙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設以爲小也。鬲菑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廢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鬲鄭玄曰至坫上。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鬲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常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開堂而中央之開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爲榭東柱爲東楹西柱爲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卽謂此地爲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爲簾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鬲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鬲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皦如也。鬲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矣。鬲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鬲。子語至成矣。

云云者魯大師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景壞正音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感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其音節又明亮皎皎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是正聲一成也。鬲縱之至三者也。三者純皦繹也。

儀封人請見。鬲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鬲菑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鬲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鬲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

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禮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也。封人守衛邑之墾吏也。周孔子也。云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肖為通聞故引我恆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即是向為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久亂必應復興與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典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闕孔安國曰至下也。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闕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闕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此許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闕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闕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闕時子曰至之哉。闕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

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闕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達。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選。

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闕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

闕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子日至得智。（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六途為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途之制也。仁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闕鄭玄曰：至善也。文云美而往，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闕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樂。闕孔安

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闕荀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闕王肅曰：智者

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子日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闕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闕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子日至惡人。夫仁

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闕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闕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日至苟

矣無惡也。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闕

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闕

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闕

沛必於是。闕

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爲他所崇敬，財多則爲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者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爲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爲人所欺賤，貧則身困陳餒，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故云是人

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

有違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

黨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

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

終食之閒違仁者，終食食閒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閒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言雖身致

僇，亦必心不違於仁也。闕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闕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

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也。闕

子曰：至見也。云我未見好仁者

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觀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尙之者。尙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仁則力必足也。云未嘗聞見耳。謂孔安國曰至優也。如前解也。謂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謂也世有而我自無是爲謂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謂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謂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謂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憫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云可矣。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爲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謂子曰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責形該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謂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

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疏子曰至此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闕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闕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闕孔

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惠。闕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也。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小

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

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尊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釐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

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守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闕孔安國曰：重遷也。重猶難也。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闕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闕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也。疏子曰至多怨也。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多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闕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闕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疏子曰至禮何也。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者，為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闕苞氏曰：求善道而學

行之，則人知己也。疏子曰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不患人不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闕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闕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會子曰至已矣。云參乎者。呼會子名欲語之參會子名也。云

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會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會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

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會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會子

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諗問也。云子出者。當是孔子往會子處，得會子答竟後而孔子出戶去。云門

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會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會子也。云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

會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

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

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

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

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也。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

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彌與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顯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

違，勞而不怨。子曰至不怨。此弁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

諫。子不獲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頓頓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

見父母志不從，已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

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已不敢辭

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致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

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段難解察。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

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然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其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恆為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欒戍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問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闕鄭玄曰方猶常也。子曰至有方一方常也曲禮云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闕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闕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子曰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故老此所不可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懼也。闕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知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體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無則喜懼之心焉然則歡樂以撻養進歡而去戚者其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從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養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感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取躬之不逮也。闕苞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

其身行之將不及也。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躬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闕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盜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至鮮矣

辭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闕苞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闕行。訥遲

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闕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德者比人非孤。

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惟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闕方以至孤也。於前便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闕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子游曰至疏矣。以此也

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爲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闕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德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卷三

論語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籠縲繼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

也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闕孔安國曰：公

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繼，攀也。所以拘罪人也。闕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

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繼攀也古者

用黑索以繫係罪人也冶長賢人時經枉籠在縲繼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

而後以女嫁之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籠勸將來實守正

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壩上遇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

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日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

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

知之因緣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

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噴噴噓噓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

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噴噴噓噓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

獄主不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

治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闕孔安國曰公冶長弟
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闕王肅曰：南容

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闕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云邦有道

出仕官不廢己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誣語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

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已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僞謂二人

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籠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其已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

謂權其輕重改是當其年相繼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開也。闕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字子容。姓南宮
名縚也又名闔也

子謂子賤。圖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交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圖苞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圖子謂至取斯也。云子謂子賤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人。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圖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圖苞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圖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已獨區區已分，故因詰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為用不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廡，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圖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璉，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樂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簠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陟涇，顏回筆籟，隨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與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圖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瀆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圖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也。圖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為也。云禦人以口給，屢瀆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圖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

給，屢瀆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圖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也。圖

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為也。云禦人以口給，屢瀆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為也。云禦人以口給，屢瀆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闕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任進之道，

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悅。闕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闕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

開答也。答師，吾者，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若未能信，

則不可仕也。故張德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若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

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為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闕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

曰桴也。子路聞之喜。闕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闕

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

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子曰：至取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

夷，或欲乘桴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

路也。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與己俱行，所以喜也。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

然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

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一曰云云者，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桴之材也。闕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

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者，此注則微異也。裁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故行，而所以不願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

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

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竝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言，故微戲曰：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闕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闕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

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闕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闕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不知其仁也。闕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道弘遠，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獎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慚，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云子曰：由也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才堪爲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東帶立於朝，謂亦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東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闕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闕孔安國曰：至家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大夫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二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闕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爲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闕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闕苞氏曰：既然子

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未尙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哉，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田菀氏曰：至心也。云既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云者，菀意如向解而願歡申菀注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監，故假問執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比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願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田菀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田菀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田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田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田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田宰予至改是。云宰予晝寢者，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也。云子曰朽木不可彫，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圻也者，牆謂牆壁也。圻，謂圻墁之使之平泥也。夫圻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故云不可圻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實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卽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為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砭之教。所謂互為影響者，則范甯曰：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數世醜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為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

信宰予是勸學之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盡而變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弁弁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枋闕苞氏曰申枋魯人也子曰枋也慾焉得剛

剛也闕子曰慾多情慾也子曰至得剛也闕子曰至得剛也子曰未見剛者闕曰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剛也子曰枋也慾焉得剛者闕曰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枋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曰我所欲無加諸人闕曰馮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闕曰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子曰至及也闕曰云子貢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馮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吾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子曰亦欲無加諸人闕曰云云皆也

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闕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闕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闕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諡也。子曰：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闕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闕

子貢問至文也。（云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為諡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諡文也（云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諡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諒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諱行故謂為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闕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

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闕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

恭者）一也言其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為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闕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諡名嬰也。闕至敬

之。（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淪其體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闕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

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闕苞氏曰：節者柶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

奢侈也。何如其智也。闕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智也。爾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魯

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柱頭。彫節為山。如今棋斗也。藻梲者。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土去首。去本。大夫。達。後。諸侯。刻而鑿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者。闕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文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為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之。是僭也。闕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楸也。刻鑲為山也者。言刻楸柱頭為山也。楸是梁上柱名也。云：梲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卽是樞樞。卽侏儒柱也。楸兩而言之。當是五明之也。刻樞頭為山也。畫樞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樞樞為山也。云：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住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闕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闕。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闕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闕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闕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

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爾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令尹楚官名也。文子經仕楚。三獨為令尹之官。而顏色未嘗喜也。云：三已之。無愠色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獨被黜。而亦無愠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諸新人。舊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陳代以舊告新。此是為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愠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為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子文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侃察李謂為不智不

及注也（云崔子執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為卑也。下殺上曰弑弑也。下之害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弑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已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並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違違之事如此可謂為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為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亂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道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適生之可卷末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為未智亦不勝為未知也。聞孔安國曰至於菟。楚說伯比外家是邛國其遠外家邛勇女生子既取之仍窺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獲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音烏塗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為鬪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為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諡也。鬪指其四匹馬。猶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鬪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

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鬪季文子至可矣（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會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滅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鬪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鬪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鬪子曰至及也。此章美武子德也（

君有道則肆已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識明詳昏同退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目故為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銜聰明故智識

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故詳愚騷智如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困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詐也王明曰或曰詳愚蓋遲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成貴智而殘愚雖治亂異世而矜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詳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困子在至之也。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孔子周旋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爲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未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爲我鄉黨中有請未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爲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爲裁正之也。困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與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困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

也。困子曰至用希。此矣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也。困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已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困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聽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困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

之困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困子曰至與之。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

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醢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醢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醢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醢而爲乞者就已鄰有醢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

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識其非直。困四鄰。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黜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黜孔

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黜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黜子曰：至恥之。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

之商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

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

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諫

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

而無憾。黜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黜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黜

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黜孔安國曰：懷，安也。顏淵至微之。子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侍侍孔

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狃，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

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

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闊往，感恩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

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

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請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

孔子答也。願已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恩懷也。若老人安己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已必有慈惠，故也。變聲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黜苞氏曰：訟，猶賁也。言人有過莫

能自賁者也。賁，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黜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

言十室爲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知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

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錮之施橫罪爲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爲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黜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謂爲諸侯也。

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黜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居簡

而行簡無乃大簡乎。黜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至簡乎。云仲弓問子桑伯子

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簡可謂也簡謂疎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詰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黜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子能爲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情喜怒哀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

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為好學者。云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備所得之功也。凡夫識味有所不遷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貳過者。非已所得故於云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為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即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為當時哀公監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向有選有貳非關喪予。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聞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怒撻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已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選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用易繫為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鬪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

斗四升曰釜也。請益，曰：與之庾。鬪菴氏曰：十六斗為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鬪馬融曰：十

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鬪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為魯

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為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為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豫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已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為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麕皮毛強而故絮為著。繼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樂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禮人之急者耳不係禮足人為富蓄也。謂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量豆鬴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茲說是四升為豆四豆為鬴鬴斗六升也。四鬴為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謂苞氏曰十六斗為庚也。然案苞氏注十六斗為庚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庚即是聘禮之鬴也。聘禮十六斗曰鬴不知苞氏當別有所出耳。謂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鬴十鬴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鬴同也。謂鄭玄曰非特求與之太多也。非魯禮也孔子此語是讖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為當定之為當定之太多也。非魯禮也孔子此語是讖不多與是為不仁若不之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樂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已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已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樂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樂富之實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為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尙與況乏者也。

原思為之宰。謂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

百。辭。謂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謂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

爾鄰里鄉黨乎。謂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原思至黨乎。

宰者。弟子原憲也。孔子為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為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謂孔子為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謂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蠲九百升為少九百斛為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謂犁雜文也。騂赤色也。

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謂子謂至

此明不以父無德而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為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苑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犁牛之子騂且角者）為設譬也犁文也雜文曰犁或音裡裡雜文也或音黎犁謂耕犁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犁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也言犁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棄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棄舍其子遂不歆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為諸侯乎明必用也故蘇則歿死焉乃嗣與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闕言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闕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感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為仁竝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 闕言餘至變也。 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闕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 闕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

政乎何有。 闕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魯卿季康子問

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也何有（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闕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闕孔安國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闕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闕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闕季氏至上矣。闕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弟子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好爲我作辭辭於季氏，值我不欲爲宰之意也。闕云：如有復我者，復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爲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也。闕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闕孔安國曰：至數叛。闕云：季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闕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卽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闕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闕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闕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闕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闕伯牛至疾也。闕云：伯牛

弟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闕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也不也。闕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闕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闕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助語也。闕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魯人而嬰此惡疾疾者，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闕孔安國曰：簞，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闕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闕子曰：至

闕回也。闕云：賢哉回也者，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闕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筐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瓠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餽及無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闕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

虞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淵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圃孔安國曰：樂也。以竹為之如箛篥之屬也。圃孔安國曰：至樂也。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圃

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圃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圃馬融曰：君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

矜其名也。圃子謂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誇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當為君子儒，不得習為小人儒也。

子游為武城宰。圃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圃孔安國曰：焉耳

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圃苞氏曰：

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圃武城邑宰也（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為汝所得者，不乎邑中，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子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營為宰而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課稅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居之廡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圃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皆長送句之辭也。圃苞氏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圃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

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圃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

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子曰：也。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為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騎馬為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功，已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闕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者。故停軍後為捍敵也。云人迎為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為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闕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闕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獨亂唯佞色是尚，處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闕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衛，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闕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戶也。闕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踰理背道，故室由戶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闕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闕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闕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

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鄙略大樸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為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為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騫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

而免。**騫菴氏曰、**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罔**子曰至而免。（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

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騫馬融曰**至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騫菴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罔**子曰至樂之者。（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為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為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盈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騫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罔**子曰至上也。此謂為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也又有下上下下中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愚人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則中人以下何者夫教之為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教中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為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騫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所以兩舉中人也所以兩舉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上不可語上故再

人可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罔**子曰至上也。此謂為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也又有下上下下中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愚人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則中人以下何者夫教之為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教中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為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騫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所以兩舉中人也所以兩舉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上不可語上故再

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審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國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智矣。國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國孔安國

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樊遲問至仁矣。云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為智之道也。云子曰。務

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為智也。云問

仁者。樊遲又問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為艱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

先勞事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

處物後則為仁矣。國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國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國仁者

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國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國孔安國曰。無欲故

靜也。智者樂。國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國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國子曰。至者

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明

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有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

。今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運其智

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澗隱之義。山者不動之物也。仁人之

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

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揚。故權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樂不必壽。終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國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國子曰。至於道。太公封於

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與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薄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鬪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觚哉觚哉。鬪觚哉觚哉言非觚也。

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鬪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禮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嚮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制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魯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鬪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諸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鬪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

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鬪荀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

也。不可罔也。鬪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鬪宰我問至罔也。(云

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為其然也言仁者雖復救濟若有人墮井當為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徐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誣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變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憫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故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逾詐故可以聞味欺大德至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闕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闕子曰：至矣夫。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闕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闕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也。所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淫而不辭，則處汚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于時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云夫子云云者）矢，誓也。予我也。否不也。言禮聖而不為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敘曰：皋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闕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

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闕先王之遺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闕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闕孔安國曰：更

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子貢曰至也己。云子貢曰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為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為聖所難故此更答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謂為仁之方也方猶道也

卷四

論語述而第七

論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

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

老彭祖述之耳。

論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遺故曰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論**子曰至我哉。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教誨誘之辭也。**論**鄭玄曰至之也。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論**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論**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從意從也而世人不徙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恆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論**馬融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也。**論**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也燕居

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和也天天考得舒也王藻云燕居告溫溫住告謂激使也詩云溫溫恭人卿當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圃馬融曰至貌也。申申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天天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圃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圃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既頌得位兼並若不為人主則必為佐相聖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恒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已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誌之徵也然聖人際照本無依慕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兩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風鳥也。圃孔安國曰至猶也。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攝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圃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圃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

仁。圃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圃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圃子曰至於藝

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體而不蘊者也道既是體體無形相故有當恆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於德倚於德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不足依據而宜蠲游歷以知之也。圃道不可體。不可體謂無形體也。圃德有成形。前專有據故云有成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圃孔安國曰吾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

之也。圃子曰至誨焉。此則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贄至也表已來至也。圃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大夫屬士雉下則庶人執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對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舍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贄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圃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

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學者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心憤憤乃後爲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爲開也。又待其口排排而後乃爲發明。若不悱則不爲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憤憤而先爲啓發，則受者譏錄不堅，故須排憤乃爲發明。啓則受分明，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謂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子食至不歌。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謂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謂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謂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謂

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沙也。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威明，不獨囿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街勇，故抑之也。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馮河。言格虎須杖，渡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渡河，必致傷溺。若爲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身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街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必也云云者。孔子既

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為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尙其勇鄙味也已甚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惡實為大深余以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已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已也言許已以處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蠢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旒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處近也。闕孔安國曰至問也。(云大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為三軍將者)將猶帥也孔子得為三軍帥時也。闕孔安國曰至涉也。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闕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闕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闕子曰至所好。(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為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之道也。闕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為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闕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闕子曰之所慎齊戰疾。記先祭之名也將欲祭祀則先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頃身體髮膚爛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慎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即戎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慎戰也疾者宜將餐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故云子之所慎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闕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闕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闕云子在齊聞韶樂

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感而心為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僅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微也故郭象曰

薄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紅顏曰和鐘與瓦礫齊賈卞子所以擗振虞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承歡彌時忘味何真情之深也前竊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之也（云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歸論謀實也爲魯作委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處奏作聖王之韻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而猶感耶且若其音猶感則齊民宜從樂公成康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蠲奏六代之樂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舞亦悉以化民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感美者何也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若變也而武亦善而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爲惡王所御乎既不爲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未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聞忽於肉味。忽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鬲鄭玄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而立孫

輒後番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鬲孔安

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鬲鄭玄曰父子

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鬲冉有曰至爲也。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曠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孔子時在衛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

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紅顏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慙慙者或疑爲之

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持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

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則知助輒答以夷齊爲是

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途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者。齊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問孔子以夷齊之讓爲賢且爲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所以答冉有云夫子不爲衛君也。鬲鄭玄曰至否乎。云公

躄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聩于戚者。後謂輒立為君後也。蒯聩奔在戚輒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聩遂入衛奪輒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蒯聩于戚也。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魯至十五年冬蒯聩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聩從戚入衛為君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闕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闕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

有也。而子曰至浮雲。云飯蔬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肱亦曰臂。言孔子嗜曲肱而枕之不綿衾角枕也。孔子蠶食薄寢而歡樂怡暢自在。蠶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儻聚散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則鄭玄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闕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孔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性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而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為一種云鄙意以為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聞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

恆以為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也。謂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闕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闕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

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子所至言也。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為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

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大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反也。故顧歡曰。夫引網尋網。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調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言。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誦。歌書是誦。誦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也。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圃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二云爾。

圃葉公問至云爾。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之也。故紅照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尙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詰道也。則稱而近之。評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食。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覲觴。不亦弘而廣乎。紅照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圃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圃子曰。至者也。云我非生而知之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玉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圃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邊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圃子曰。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力。謂多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弑君子。殺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語答耳。非云不言也。或曰。云怪力是一

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闕王肅曰：至言也。（云怪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者）暴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盪推也。鳥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鳥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殺君子殺父者）惡逆為亂甚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言我

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註子曰：至改之。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

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人上為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

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明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行，猶或有師，況

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發能尚賢而戒，勝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

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圓德，則更有優劣也。（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

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註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惡心，恆欲害孔子

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暴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

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

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註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

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

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為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不信也。言凡我所為之惠，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闕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闕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難乎有恆矣。闕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闕子曰至恆矣。闕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

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箚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闕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闕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者有恆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闕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恆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闕泰皆與恆反故云難乎有恆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彼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闕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

網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闕子釣至射宿。闕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網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闕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此入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所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羣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網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闕孔安國曰至鳥也。闕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繩也。闕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計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籟籟矢共矰矰矢注云籟竹籟也。矰矢不在籟者爲其相繚亂將用乃共之也。佩察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闕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類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闕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闕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闕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為異端也。時蓋多有為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為穿鑿也。人居世間，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闕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

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闕孔安國曰：教誨之道，

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闕

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闕互鄉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

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此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愚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況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為門

人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

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份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己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

言其既潔已而猶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日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願歎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闕孔安國曰：至甚也。言

彼等為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闕鄭玄曰：至行也。虛謂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闕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闕子曰：至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即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紅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闕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

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

爲同姓，謂之吳子。孟子曰：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闕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各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闕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爲過也。闕問至知

之。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獨知禮也。云孔子對者。答司敗見孔子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云云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吾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見君子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禮百世婚姻不絕，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於吳也。云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同姓，若是知禮，則誰爲惡事者，而謂爲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爲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諉，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闕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陳有司敗之官也。闕孔安國曰：至過也。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涅而不緇，故受之也。云諱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闕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闕子與至和也。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繪重也。孔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闡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成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闕樂其至之也。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闕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闕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已未能得之也。闕文莫吾猶人也者。云

孔子謙也。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闕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何云俗云。文不當是干。時呼文不勝人。為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闕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闕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沉仁聖乎。爾子曰：至學也。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為猶學也。為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為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禱，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闕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闕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久矣。闕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久矣。爾子疾至久矣。云子者。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子曰禱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辭，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矣。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變警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賂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變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議此，而同彼不如此，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子曰：有諸。闕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闕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

子曰：丘之禱之久久矣。闕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久矣。爾子疾至久矣。云子者。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子曰禱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辭，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矣。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變警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賂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變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議此，而同彼不如此，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子曰禱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辭，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矣。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變警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賂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變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議此，而同彼不如此，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賂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變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議此，而同彼不如此，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議此，而同彼不如此，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如依何集為是也。闕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

爲論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闕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

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闕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不恭之謂也。固陋也。人若奢，若不遜，凌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固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闕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闕子曰：戚，威也。云君子坦蕩蕩者，坦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慮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恆憂懼也。小人好爲罪過，故恆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蕩，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闕子溫至而安。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曠世也。溫，和潤也。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危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闕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尙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執據，累真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闕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闕子曰：至稱焉。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專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

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七五

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為不易。太王是諸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命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奄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不事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德讓跡。舊隨。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詭跡。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道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尊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讎。憊。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鬪。馮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鬪。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鬪。子曰。至不偷。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畏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擊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疆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讎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為厚。則民下化之。皆說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為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鬪。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鬪。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鬪。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

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爾會子有至小子。云云者。啓開也。予我也。孔子嘗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已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已全而傷之也。先足後手。手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既全開衾。又引詩證已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恆畏墜落也。冰之厚者。猶不可履。況跪行薄冰之上。孰不斂身戒慎。恐陷乎。言我平生畏懼身體之心。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厚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諸弟子也。會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鬪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會子言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鬪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鬪

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鬪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

也。籩豆。禮器也。爾會子有至司存。云云者。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會子之疾也。會子言曰云云者。會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

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後人也。故李充曰。人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違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箴。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

或問曰。不直云。會子曰。何也。答曰。欲重會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已曰。言答述曰。語會子臨終。綿因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已之據而已。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此以下即會子所述善言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踴濟。如此。則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云斯遠暴慢也。故顏延之云。動容則

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爲次也。人之顏色。恆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

其誠故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
出言有章故人不致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曰
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邊豆之事別有司存者）邊豆禮器也竹曰邊木曰豆豆或俎醢邊盛果實並容
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邊豆邊豆比三事為小事故會子
先戒此三禮若邊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份也有司謂典護豆之官也。鬪菴氏曰至器也。依菴此注亦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
又繆協曰會子諱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菴注也。鬪鄭玄
曰至耳也。（云人不致欺誣者）誣猶詐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戾背也禮記云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能不悖故鄙戾不入於耳也。鬪菴氏曰至器也。依菴此注亦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
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事而忽略邊豆故會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存於宗廟邊豆之禮也而繆協
別通曰邊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邊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鬪菴氏曰

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鬪馬融曰友謂顏淵也。鬪會子曰至

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
才能而恒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已識雖多常不敢
自言已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閒未嘗以己之才德為有為實恒謙退如虛無
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已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
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黃中之道冲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
筆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
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者）友謂顏淵也會子言唯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鬪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

鬪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鬪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鬪會子曰至人也。（云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

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既未能行政故
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德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的
君身尊重故云託示長德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
國有大難臣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

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傑也而繆適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顯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黜菴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黜孔安國曰以仁

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黜會子曰至遠乎。云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通謂丈夫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弘毅義也。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爲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爲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時而止必至死乃後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與於詩。黜菴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黜菴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

於樂。黜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黜子曰至於樂。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者。興起也。言人事父喪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爲貴行禮必頌學樂以和成己性也。黜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隨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例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皆昇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懸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黜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

子曰至知之。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利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且雖

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奸民知有妨而爲奸竊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七九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困菴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也。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困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也。困子曰：至亂也。云好勇疾貧亂也者，好勇

而憎疾已之貧賤，則此人必為亂也。故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

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棄其感，倍若復憎疾之太甚，則此不仁者近無

所在，必為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太甚，是使之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困孔安國曰：周

公者，周公旦也。困子曰：至已矣。其諒謂周公之才，故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旦之美，而用行驕恣，則所餘

無可觀者，言才美以輔益棄也。况驕恣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恣之辭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困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

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困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也。若三年學而不

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困菴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

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困子曰：至恥也。此章教人立身法

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

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

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

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

時，故為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

故亦爲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竊竄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適也。在朝者亦諱山林之士，桓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闕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闕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

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闕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闕子曰

至耳哉。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闕雎詩篇也，洋洋聲威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

闕雎之聲，而首理其亂，使聲感盈於耳，聽也。佩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

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闕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闕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

謹愿也。恹恹而不信，闕苞氏曰：恹恹，慤慤也，宜可信也。吾吾不知之矣。闕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

反，故我不知也。闕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云在而不直者，在者用行宜其直，無迴不俟於

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云恹恹而不信者，恹

恹謂野慤也，野慤之人宜可信也。于時野慤者皆詐諛，不復宜可信也。云云吾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

子曰：非復我能知，則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偽，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

以探幽爲明務，使恣爲不與，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謂宜謹愿也。謹愿無情，願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闕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闕子曰：至失之爲

法急務，取得恒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失去，當錄之

爲意也。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息乎？繆協稱：中

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闕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

高大之稱也。闕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占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

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闕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

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闕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闕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 煥乎，其有文章。 闕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

著明也。 闕子曰至文章。此美堯也（云大哉堯之為君也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大也（云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

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

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

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

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闕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闕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

母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闕孔

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

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 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闕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

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闕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

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

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云

者。此是才難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關也。斯比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則周最爲感。雖爲感。尙不備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爲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季彭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一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召公是當。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爲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爲感。言唐虞之朝。感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尙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仇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明周代也。欲感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下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爲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感。猶服事。應逆之君。故可謂爲德之至極者也。鬲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尙。釣於磻。倭文王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諤而還。因名爲望。爲周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第六也。閔天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昔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姬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鬲菴氏曰。鬲紂淫亂。文王爲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爲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鬲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也。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鬲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鬲孔

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鬲菴氏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

尺。十里爲城。城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然矣。鬲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閒然

我不知何以厝於非。鬲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

籍無所稱。仲尼不能聞。故曰。禹吾無閒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期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

曰。繇繇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數禹者。而豈徒哉

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厚珍靡而簡僞乎。享祀感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也。不愾與。云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閒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爲急。故最先也不。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爲次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羸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甚自羸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俱

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矣也然云緇冕冕是首服爲尊緇是十二章最下爲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緇非服章政是禪緇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矣禹既深故重云無閒然也

卷五

論語子罕第九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

言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

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是行感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

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

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

不壞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 子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

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 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

也。 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理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感也云寡能及之者

者。 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為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子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子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子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子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子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闕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闕王肅曰臣之與君

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闕子曰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

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未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未不得用三十升布但纁絲為之故云今也。云儉者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為奢華而纁絲易成易成則為儉約故云

儉也。云吾從衆者衆謂周未詩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未每事奢

華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用儉故孔子從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與酒

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泰也者今謂周未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于時周

未君臣欽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

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備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

下也。闕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冠冕適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闕王肅曰至恭也。云

云臣之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

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又再拜謂為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故更升堂以

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未時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為恭也

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闕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闕子曰絕

學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歸

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楫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

子畏於匡。闕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刻時又與虎俱往後刻為

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讎，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闕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闕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闕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闕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段名解書之理，爲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卽以物畏爲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得圍而自說已德，欲使匡人知已，茲此也。孔子自此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今既沒，則文章宜頌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卽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令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已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衛瑾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不使沒也。闕苞氏曰：至圍之。釋誤圍之由者也。闕此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闕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

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闕孔安國曰：言天固

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闕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闕多也。

（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闕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其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紅照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

多能為龜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驥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能固疑夫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名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鑿也。闕孔安國曰至分也。（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家宰或大宰故云是大宰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會吳于鄆。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吳子使大宰。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闕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牢曰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益所以多能也。闕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闕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

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闕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

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闕子曰至竭焉。（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

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之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詰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闕知者至盡也（云吾有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闕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

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闕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已不

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律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學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已之不王絕不達者之望也。闕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 離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 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羲書界妘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 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羲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闕苞氏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

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闕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闕至必

趨。(云子見齊衰者) 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 記孔子尊嚴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 記孔子隱不成人也瞽盲者也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瞽者不預也聲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 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也(云獨之必趨者) 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爲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闕恤不成人也。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闕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闕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闕言忽恍不可爲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闕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

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闕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

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闕

顏淵喟然歎曰者) 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 此所歎之事也

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觀也物雖堅者若鑽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已盡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繩之高遠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 向明仰鑽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爲遼遠

故恍惚非已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鑽愈後故云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紅照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遠思

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尙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罷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韜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闕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二三子之手乎。

闕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闕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闕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爲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爲人君且嘗爲大夫大夫亦有家

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間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爲閒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間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間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爲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矣也（云無臣而爲有臣者）無臣而爲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

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予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闕孔安國曰：至日也。夫立臣事

大非卒可定彼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求善賈而沽。諸國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國苞氏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國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在此也。云韞匱云云者。諸之也。韞，囊之也。匱，謂匣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爲當韞匱而藏之，爲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爲當與之否耶。云子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銜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哉，明不銜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者也者。又言我雖不銜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國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國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國子欲至之有。云子欲居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中，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卽化，豈以鄙陋爲疑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國馬融曰：至種也。四方東有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島，更六索家，七東，八倭，九天，鄰南有八蠻，一天竺，二跋首，三儋僂，四跋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軼，八旁脊，西有六戎，一獫狁，二依狁，三織皮，四蒼兕，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氍緜，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國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蠻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國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國子曰：至其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旣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國馬融曰：困，亂也。子曰：至我哉。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修兄，入闈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闈門者，勸己仕者也。發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爲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

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瑾云：三事為酒與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闔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所困。故云三事為酒與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

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子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逝，未嘗停止，故數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與澗，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闕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子曰：至者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與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闕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子曰：至往也。云子云云者，此戒人為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為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為善。如為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獎人始為善而不住者也。譬如平地作山，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為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闕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子曰：至也與。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闕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闕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闕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

之甚也。子謂至止也。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雖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淵分已備至於虛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勸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略嘆以感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闕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子曰至矣夫。又爲歌頌淵爲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稂蔚茂不經秀德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之。雖能秀德而值疹瘳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擢芳蘭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闕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子曰至已矣。後生謂年少在已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五十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莫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闕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爲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闕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爲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爲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爲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也。繹，尋繹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必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已而已不能尋繹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繹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闕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

也。子曰至憚改。此事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闕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

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闕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為匹夫者，言其賤，但夫

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其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闕孔安國曰：緼，枲著也。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闕馬融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子

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闕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闕

子曰：至以臧。（云子曰云云者）衣猶著也。弊，敗也。緼，枲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為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枲著袍，裘與服狐貉，輕裘者並立而不為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伎云云者）孔子更引疾貪惡之

詩，證子路德美也。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己才以為美，故終身長誦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伎不求，乃是道，亦何足過為善而後誦之不止乎。言尚復

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闕孔安國曰：緼，枲著也。枲，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緼。故絮亦曰緼。玉藻曰：緼為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闕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

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也。闕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

也。闕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為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

夏，松柏有心，故本蒼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用，故不為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築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與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

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脩飾而不變者，惟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

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聞世不得不踣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則木遺困別士寒澌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 黜苞氏曰不惑亂也 仁者不憂 黜孔安國曰不憂患也 勇者不懼 黜

子曰至不懼。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為用故於事無疑惑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為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為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為不畏強禦故不懼也。黜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疚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黜適之也 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 黜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 可與立未可與權 黜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

量其輕重之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黜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

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 黜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

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黜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

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共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

學之體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為權也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

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而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豐豐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器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與遠故也（

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

遠之有也。闕適之至者也。異端非正非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寧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闕雖有至極也。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闕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類者。初從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闕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念故與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闕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闕鄭玄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闕孔

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闕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蹀蹀如

也。與與如也。闕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蹀蹀。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闕孔子至與如也。此一篇至未並記

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爾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鄉孔子居魯魯是都。候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為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其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須若魯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言朝應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並不得不言也。言須流喉。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喉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上大夫卿也。闕闕中正貌也。卿豈不敬。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誾誾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蹀蹀。恭敬貌也。禮每日且請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營。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蹀蹀如也。雖須蹀蹀。又不得急遽。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闕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闕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

躩如也。闕荀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闕鄭玄曰。揖左人。

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闕孔安國曰。言端正也。賓退。

以復命。曰。實不顧矣。闕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闕君召至顧矣。云君召使擯者。擯者。謂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

色勃如者。既召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江熙云不暇闊步躩躩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已爲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副九副在賓北而東向躩進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並用踰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躩進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開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上介傳以次而上至下擯相傳以下至於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賓答語使以下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下至主人凡相傳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之時皆半轉身拱手相揖既並立而下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擯揖而上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修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掩襟如有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掩襟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接賓時也。復命反命也。反命謂列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命君命以自君道賓已去云不願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質餼餽若禮已足送則質直去不復謂願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願也。謂鄭玄曰至之也。謂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經擯是也。謂荀氏曰盤辟貌。盤辟卽足轉速也。謂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謂賓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願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謂孔安國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謂孔安國

曰，闕，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荀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

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謂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搣衣也。出降

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謂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謂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蹶蹶如也。謂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入公門至階如也

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躬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君門雖大而己直曲斂如君門之狹

不見容焉。云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闈之中也。門中央有闈闈以棖門兩扇之交處也

門左右兩棖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馬恐觸門也。闈東是君行之道闈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

示係屬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棖闈之中。其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闕者。履踐也。闕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

舜之聞揖賓之處也。即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躓為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攝也。齊，裳下裳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攝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為妨履，輟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屏，疊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息，懸振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退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怡悅也。云復其位，敬階如階，趨進翼如初。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敬階如階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改階為敬也。云攝齊者，攝衣也。曲禮云：兩手攝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鬲苞氏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

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鬲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率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鬲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覲，愉愉如也。鬲鄭玄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鬲執圭至檢如也。云云者，謂

為若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名受王者之玉，以為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玉，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為敬慎，圭雖輕而已，執之恆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為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俛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這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德陣戰，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恆如戰時也。云足踏踏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踏踏，猶戰戰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礙，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舉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為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為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為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綴，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覲，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覲，已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為私覲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鬲足踏至行也。解臨臨有循之事也。舉足前恆

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國鄭玄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國鄭玄曰至禮見。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國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為飾似衣齋

服也。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國王肅曰褻服私

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緌。絺綌必表而出。國孔安國曰暑則單

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緌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國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

相稱也。褻裘長。短右袂。國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

有半。國孔安國曰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國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

國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國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國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

國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國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也。國

君子至。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緣也。所以不用紺緌為衣領袖緣者玄是齋服若用紺為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

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為絳也。若用緌為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緌飾也。云紅紫不

以為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為時多重

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緌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為

祭服等其類也。紺緌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佩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

方間色。綠為青之閒。紅為赤之閒。碧為白之閒。紫為黑之閒。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為閒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為綠。綠為青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

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為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為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為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緇單也絺細練葛也絺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給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給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為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黛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黛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黛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為之裳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鹿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鹿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衣黃故特為裘以相稱也孔子為臣助蜡祭宗廟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衣黃冠也鄭玄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寒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鹿服也（云裘裘長短右袂者）裘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為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為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 歸身者也若手開屬袂者則名袂亦曰袖也（云必有縵衣長一身有半者）縵衣謂被也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為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而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軹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並為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幅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陪服者也（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為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禮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齊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為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疋身是也（闕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紺為齋服感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為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縹為深衣領緣不云用練且檢考工記三入為練五入為緇七入為經則練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闕鄭玄曰至客也）然前發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闕孔安國曰至佩也）備風所宜佩若為大夫而玄冕公侯衮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闕孔安國曰至服也）皮弁以鹿裘為衣

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常著黼裘青犴縠絞衣以楊之者也。闕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然浴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浴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怪也。

齊必變食。闕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闕孔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

厭細，食饘而餲。闕孔安國曰饘饘，晁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闕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

色惡，不食。晁惡，不食。失飪，不食。闕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闕鄭玄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闕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闕孔安國曰撤，去也。齊

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不多食。闕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闕周生烈曰助

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闕鄭玄曰自

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祭必齊如

也。闕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

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徹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徹潔爲主，以期神明之

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羶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

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饘而餒者，饘謂飲食經久而腐，晁

也，餒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饘謂之餒，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

者，餒謂魚晁壞也，魚敗而餒，然也。云而肉敗者，肉晁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

則鼻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饘而餒以下，並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爲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晁惡不食者，晁惡謂饘晁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煮或食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羶醢菹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

不食也（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嫌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啜也（云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宜出已語是答也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則驚闢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蠶食也茶羹菘祭謂用蠶食茶羹及菘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鬪孔安國曰饋餽晷味變也。饋晷變也餽味變也。鬪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齊齊菹三者盛名也芥醬即芥齊也。鬪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疏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鬪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鬪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鬪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鬪

鄉人至阼階。（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聲，以驅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不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玄云：此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佩案三儺，一是儺陰，一是儺陽，陰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纁布衣素積裳，是鄉大夫之祭服也。禮

唯孤御魯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
玄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闕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
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

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
再拜送之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闕苞氏曰遺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闕孔安國曰未知其

故故不嘗禮也。

康子至敬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
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

曉此藥治何疾故
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闕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廐焚

馬。云廐焚者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
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

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
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婦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闕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

君賜腥必熟而

薦之。

闕孔安國曰薦薦其祖先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闕鄭玄曰於君

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也。

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
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薦薦

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為饗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
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

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漫地名為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
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為君先嘗食先知謂

和之是
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闕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

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疾君至掩紳。（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嚙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掩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掩，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謂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困鄒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

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三節以在宮不俟禰在家不俟車是也。困鄒玄曰：至隨之。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困鄒玄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舊讀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困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朋友死無所歸。謂朋友至我殯。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困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朋友之饋。謂朋友至不拜。云

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饋財之義，故雖夜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困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困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

寢不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臥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歛，不得直腳，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當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漏滌，故不為容自處者也。困苞氏曰：至人也。偃，眠也。展，舒也。

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卻唯當歛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困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

以貌。困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困孔安國曰：凶服者，

以貌。困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困孔安國曰：凶服者，

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闕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闕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闕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

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變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凶服送死人之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必者，古人乘路車如今諸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僕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風烈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為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是也。闕孔安國曰：至者，也。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閹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闕孔安國曰：至饌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綬。闕周生烈曰：正立執綬，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闕苞氏曰：與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柅旁視不過轆轤也。不疾言，不親指。闕升車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綬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綬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

車時則正立而執綬，以上所以為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蔽下人也。闕苞氏曰：至饌也。云與中云云者，車牀名與，故云與中也。衡，柅轆轤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籌，五籌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灑灑也。並是不過衡柅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轆轤者，旁謂兩邊也。轆轤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轆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轆轤也。

色斯舉矣。闕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闕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闕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

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爾**色斯至而作。(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與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閒過見山梁閒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知山梁閒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歛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願歎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偈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微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儻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卷六

論語先進第十一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固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闕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闕用之則吾從先進闕苞氏曰

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闕子曰至先進闕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

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人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

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闕如用云云者闕如猶若也若比方先後二時而用為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闕先進至人也闕云先進云云者闕時傳則禮樂損時簡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

為野人若以損行益益則為君子也闕云後進云云者闕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為君子也闕云先進云云者闕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為野人闕苞氏曰至從之先進比三王乃為古比結繩則為今故

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闕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任

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闕子曰至者也闕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于時

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闕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闕德行至子夏闕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闕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為

人生之本故為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後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的而顏子為其冠闕云言語宰我子貢者闕第二科也宰

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實主相對之辭也闕云政事冉有季路者闕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闕云文學子游子夏者闕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

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佩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為首乃為可解而言語為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為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為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闕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

發起增益於己也。闕子曰至不說。聖人為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顏淵

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為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闕陳羣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

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也。闕子曰至之言。閒猶非也昆兄也謂兄為昆昆明也尊而言之

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顏延之云言之無閒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闕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

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闕南容至妻之。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復反覆修飾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植述云南容深

味白圭履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護心也佩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闕季康子至學者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佩謂此與

以讓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領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闕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

賣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闕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淵父也。淵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既天屬各深，昔我子死，我自自有車，尙不賣之營，擲今汝子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無槨也。（云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爲鯉作槨之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爲子作槨也。（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爲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爲府國官而云在府未國未也。紅照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賸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槨，將以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闕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喪予。」（云天喪予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則亦得爲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敞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故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遷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闕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云顏淵死子哭之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云顏淵死子哭之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已，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爲顏淵哀慟而應爲誰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一三子也。 顏淵死至子也。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一三子也。

子也。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一三子也。

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 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

也。 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從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予猶父也。我葬經無擲而不能止，回無擲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人而救世弊也。回非其厚葬。非猶鄙陋。

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 回非其厚葬。非猶鄙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問事鬼神者。 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彼向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言彼向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顯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恆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魯人爲政更造作長府也。
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爲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與有改作耶？
如之何，猶奈何也。
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理也。
闕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
闕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

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闕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

路，故復解之也。
子曰：至室也。
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

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
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瑟，便不復敬子路也。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爲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

斷爲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爲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

慢也。若近而言之，卽以屋之堂室爲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爲室，處處爲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

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爲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
闕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改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闕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

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
闕愈猶勝也。
子貢問至及也。
云子曰：貢問云云者，子欲辨師商誰爲賢勝也。
云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尤爲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
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踈，闕行好事不及而止也。
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爲事好過，好過則爲勝

耶？
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紅

輿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形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
闕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也。

闕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
闕鄭玄

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簠。遂勝天子。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云而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為季氏邑宰。又助。魯。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云子曰非吾徒也者。求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向仁義。今冉求。遂為季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如此。傷仁。義。云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治也。求既為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眾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讖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匡孔安國曰。至士也。天子之宰。即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匡孔安國曰。至稅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匡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魯。匡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

僻。匡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嘑。匡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嘑嘑也。子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中。匡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

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

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柴也至屢中。云柴也愚者。此以

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會參也。魯遲鈍也。言會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

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也。云由也嘑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

在嘑嘑也。王弼云。嘑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

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一云。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

貧。而簞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恆虛。無累

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

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

豈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履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支體雖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爲惡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命是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爲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命者謂子貢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困言回至心也。（云言回云云賜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並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柴參之屬也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回云云此害者）深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嗒之害故不能至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嗒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申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當時天子之命也偶富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並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困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

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 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也。 困子張問至者乎。（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

曰不踐迹者）答善人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

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

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除羸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不必備三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闢奧室。論篤實正。有君子之一致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闕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闕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

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闕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

退之。闕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闕子路問至退之。闕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此於

賑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不可也。云

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者。此領冉有之問

答也。冉有名也。云亦也惑者。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誠亦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義也。言冉有求謙退，故引之令

進，所以不云先白父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行兼人，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必請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請，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食，若其大者，必請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並不請。求大小悉請，今故抑由之不

請，故令其並請，引冉之必請，令其並不請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嫌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闕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固何敢死。闕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闕子畏至敢死。云子畏於匡，顏淵後者。猶是

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也。云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子曰：子在，固何敢死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

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康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

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爲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慮慮之海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

。闕孔安國曰至後也。於園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闕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會由與求之問。闕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爲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闕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之者與。闕孔安國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闕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

季子然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夸己家能得此二賢爲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仲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爲異事之問也（云會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會猶則也言仲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爲大臣乃可名爲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二人不爲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爲之而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弑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弑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蔽其言也。闕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自多猶言已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爲多也。闕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仲由所問爲異事之問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闕苞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闕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闕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至子路

者。(云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爲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未習熟若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爲其宰則是習治民事神此卽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爲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爲政而佞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故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識由乎

子路曾皙 闕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 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闕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闕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闕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 子路卒爾而對 闕卒爾先三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闕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闕方義方也 夫子哂之 闕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闕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闕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 赤爾何如 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闕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點爾何如 鼓瑟希 闕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圃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圃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圃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圃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會哲後會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圃苞氏曰為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圃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圃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圃子路至大相。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為治哉。云子路卒爾而對者禮待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願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願望故云卒爾對也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也攝迫也大國又大於千乘者也言己願得治於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近他大國之閒所謂他大國挾己國於中也。云加之以師旅者言他大國以師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鑣鐘者乏穀為饑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為之者為猶治也言己國以為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識義方也。云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謂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爾何如者哂由既竟而餘三人無言故孔子又問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答言志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五六十者意又自嫌向所言

方六七十爲大故又退言如方五十里者也（云願六七十者如五六十大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已願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已乃能足民而已若教民之禮樂則已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爲之也（云亦爾何如者）求答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云者）亦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已非謂自能願從此而後學爲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下並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事如會同諸侯有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端玄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己玄端服章甫之冠也爲小相相君之禮（云點爾何如者）亦答既竟又問會哲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疎也點政彈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而聲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也作起也點思所對之辭將欲仰答故投瑟而起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亦起可知也（云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點起而對云已所志者異於路求亦三子之志所具也所具即千乘之國等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闡點志異故云人性所志各異亦何傷乎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者）此點言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爲孟次者爲仲後者爲季季春是三月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裕者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六七十二人也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也孔子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呼也民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於樹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浴竟涼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遺歸還孔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爲心唯點獨識時變故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遊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尙鮮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復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會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聲聲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亦三人見孔子與點故已並先出去也（云會哲後者）在後未去（云會哲曰云云者）哲既留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所言者其理如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言三子之言雖各不同然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子曰吾子何陋由也者）點呼孔子爲吾子也點又云若各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笑其志也政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爲國者必應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則卒爾其言無所謙讓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再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既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亦云云者）又引亦證我不笑子路志也亦云宗廟會同會同卽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云亦也云云者）又因不許亦謙也言亦之才德

云自願爲小相若以赤爲小謹堪大者乎赤又是是明己不笑之故因笑之也。鬪馬融曰：「哂笑也。齒本日嚼大笑口開則見故謂哂爲笑者也。」鬪鄭玄曰：「至禮者。」（云宗廟之事謂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大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因朝竟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誓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此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覲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覲曰同者周禮又有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並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王此亦無定時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覲曰視也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規見之言頌也（云端玄端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者）宗廟及會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鬪孔安國曰：「至讓也。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路猶是一黨輩耳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爲門徒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進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鬪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鬪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鬪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鬪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鬪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鬪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鬪仁者。問孔子爲仁之道也（云顏淵問

云子曰云云者）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于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爲仁也范甯云克實也復禮謂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克己復禮故能自責已復禮則爲仁矣（云一日云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爲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徧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此語事猶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闕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尙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闕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闕云云者，亦答仁道也。言若行出門，恆起恭敬，如見大賓見

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亦恆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已及物則為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敬二事乃為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恕已及物三事並足，故為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闕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

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闕孔安國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矣。闕其言也訥者，答之也。訥，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

也。訥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為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訥也。云云者

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為仁乎。一云：不輕易言於仁事，此便可謂為仁乎。云子曰：云云者

又答也。為魯行也。凡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

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闕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犁，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闕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闕苞

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闕云云者，亦答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曰：不云云者

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詰之。云子曰：云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已心也。疚，病也。言人生若外無罪惡，內付視已心，無有憾病，則何所憂懼乎。闕孔安國曰：至解之。言牛常愁其兄之罪過，及已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註苞氏曰：君子疎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司馬牛憂至弟也。云云司馬牛憂者為其兄桓魋有罪故已桓魋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云云子夏曰商聞之矣者商子夏名也謂牛之言故自稱名而為牛解之也不致言出已故云聞之云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為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於事為切故云命富貴比死生者為泰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為緩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福寒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脩道以待賢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勢運不為主人之貴賤也云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為脩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眾也君子自敬已身則與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也人猶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者疎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海九州皆可親禮如兄弟也云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既遠近可親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註死喪無日。無日猶無後餘一日也。註苞氏曰至親也。疎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註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註子張問至已矣。

云子張問明者問人行何事而可謂之明乎云子曰浸潤之譖者答也浸潤猶漸漬也譖讒誣也夫拙為讒者則人易覺巧為讒者日日漸漬細進譖當時使人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涇也故謂能讒者為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縷也愬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觀不淨故謂能訴害者為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浸潤漸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為有明也云浸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方有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倭根玄拔鑑巧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彌深微顯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傑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

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誦鄭玄曰至禱也。此巧譎者。馬融曰至實也。巧嚮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語可受若皮膚外語虛妄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狂與鄭不類也。若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者即是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不信不立。誦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子貢問至不立。政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貢問

曰云云者，答之也。食為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饑復須防衛，故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眾離背，故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詰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逼去兵，除三事之一而辭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耶？云曰去兵者，答也。兵比二者為劣，若事不獲已，則先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也。云曰去食者，

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答云去食，又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為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季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誦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誦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

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棘子城曰：至鞞也。云棘子城曰云云者，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華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也。夫子謂呼子城為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為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云鞞不及舌者，此所惜之事也。鞞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為鞞也。人生過言一出口，則雖四馬駢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鞞不及舌也。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

賈實論文故曰何用文爲者耳（云虎豹云云者）雖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可也轉者皮去毛之類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爲別今途若使質者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衆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圃鄭玄曰盍者何

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圃孔安國

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圃孔安國曰孰

誰也。 圃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哀公愚暗政苛賦重故民廢其業所以積年饑荒國用不足

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

（云曰二云云者）公聞有若使爲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爲令我十而取一

乎故云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若答君所以合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

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窺則家家豐足民既豐足則豈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孰誰

也（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又云君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貧無糧故家家食空竭人人不足既人

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君誰與足也故江熙云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

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

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 圃鄭玄曰至法也。徹字訓通。漢武名徹而改天下宜言

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

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

如記注夏家人歲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毀承夏末民人稀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一

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爲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十分貢一以上

於王也夏民猶寡少於欺詐故云貢也殷人漸饒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一爲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

年豐儉隨其所得還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畿內用夏之貢法所以然者爲去王近爲王視聽所

知兼鄉遂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爲其役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以然

者爲諸侯專一國之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故詩有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稅畝傳曰非禮也穀

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說既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圃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圃苞氏曰徙義見義

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是惑也。則桓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詎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 子張問至以異。云子張問崇

疑感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此答崇德義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為主，又若見有義事，則能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答辨惑也。中入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顧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為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之行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詎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

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詎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齊景公問至食諸。云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者。于時齊弱，為其臣陳恆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為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為父法，故云父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為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詎孔安國曰：至齊也。後陳恆弒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詎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

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 詎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子路曰：至

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曲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能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

國孔安國曰至可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國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國王肅曰化之在前也。

國子曰至訟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國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

民必以忠信也。國者(子張問至以忠。(云子張問政者)問為政方法也(云子曰云云)答云言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國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國

子曰至矣夫。(云約之以禮者)能以禮約束也(云亦可以弗畔矣夫)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國子曰至反是。(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已同故成之也惡與已異故不

成之也(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已同故成之也美與已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國鄭玄曰

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國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亦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為政者政訓中正

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上自率已身為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國鄭玄曰至帥也。帥猶先也既為上卿故為同

朝諸臣之先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國孔安國曰欲多

情欲也言民化于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國季康子患至不竊。(云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患國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

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猶盜也。言民所以為盜者由彼貪欲不厭故民從彼而為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為盜則民亦不為也。是從彼故也。李充云我無欲而民自朴者也。闕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為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闕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

止好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闕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

於上也。闕就魯有盜者其事好不放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殺也。言汝自為政為政由

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違無道處由於彼彼若善則民自善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

道由彼無道之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為民從上之譬也。君子人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

也。民下所行其德如草也。尚猶加也。偃臥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如民從君也。闕偃仆也。仆亦踣臥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闕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闕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

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闕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闕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闕馬融曰佞人黨多也。闕子張問至必聞。云子張問云云者上通謂丈夫

謂得為達士耶。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為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

哉。爾所謂達者也。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大夫也。子張答云已所聞達者言若仕

為諸侯及卿大夫者必並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為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

是達也。鄭玄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為名者。舉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與。真是以名分於聞

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爲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達者）孔子更爲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爲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達也（云在邦云不疑者）既能爲假能爲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疑之也非唯不爲他所疑而已亦自不復自疑也（云在邦云不疑者）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繆協云世亂則佞人多黨威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弊俗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農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魏繆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並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涕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達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際乎本聞浮於末也。圃馬融曰至險也。引謙卦證慮以下人所以是必達之義也既謙光尊不可險故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圃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其下可游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圃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圃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圃樊遲從至惑與。（云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問此三事也脩治也慝惡也謂治惡爲善也問崇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故先美其問之善也（云先事云云者）答崇德也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已勞也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爲先得事爲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人恒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爲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一朝云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則思難故若人觸感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放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逾肆忿忘於我身又災禍及已親此則已爲惑故宜辨明知而不爲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圃苞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

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是言乎。闕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闕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

仁者至矣。闕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問仁者，問爲仁之道也。云子曰：愛人者，仁以剛隱濟衆，故曰

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云子曰：知人者，孔子答曰：能知人者，則爲智也。云

知人之旨，故孔子又爲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爲直，以

求舉也。云樊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旨，故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嚮云云者，

樊遲既見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

也。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答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子位，選擇諸民衆中，舉得臯

陶在位用之，則是舉直也，而不仁者不敢爲非，故云遠矣。即是枉者直也。云湯有云云者，恐樊遲猶未曉，故

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

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爲爾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臯陶伊尹之政治也。無緣說

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涉，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案蔡氏之通，與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少爲紆耳。若味

而言之，則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闕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

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闕子貢問至辱焉。云云。子貢問友者，詰求朋友之道也。云

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云云者，否則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無自辱焉。闕苞氏曰：至辱也。若必更言之，已或反見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闕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闕孔安國曰：友有相切

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闕德爲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卷七

論語子路第十三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子路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也請益曰無倦 子路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子路問政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

子路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安國

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

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

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聞味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

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俟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寧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棄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路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

名乎 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 子路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

先何事爲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爲時昏禮亂，言語讖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所以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任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名爲先，以爲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往也，謂孔子所言正名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已，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涉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爲任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爲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爲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與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弼天時，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爲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韋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韋融曰：樹五

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韋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

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圃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圃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濃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國家倉庫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子，孔子言我門唯在先王之典，非耕稼之所，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又答曰：我不知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禮也。云上好信云云者，君上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歸化，故並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稼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詰圃稼何頃，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齊情之惠，切軍食不改其業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圃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者，言穀熟而斂，穡之如墾，貧吝者，謂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禁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菜，實則曰園圃之言，蓄也。種菓於圃外為蓄，園也。圃負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兜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圃

專、猶獨也。圃子曰：至以為。云誦詩三百者，不用文背文而食，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誦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

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韜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亂略同也。韜苞氏曰：至弟也。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鮒並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時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謂家道逾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王肅曰：至子也。

蘧瑗字伯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子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曰：適衛，冉子僕。韜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韜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數衛人民之衆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韜孔安國曰：言誠有事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子曰：至有成。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朞月，謂年一周也可者。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

一聞變故人清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威也
三年一聞是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闕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闕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子日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為者

治也，為邦謂為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

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闕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至後仁。王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斯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樂

聲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

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日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難。故曰：何有（云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冉子退朝，闕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闕馬融曰：政者有所

政更匡政也。子曰：其事也。闕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闕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冉子至聞之。（云冉子退朝者）退

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

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伊所論非關政也。樂聲曰

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伊所論非關政也。樂聲曰

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國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任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國王肅

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

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國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國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

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國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國定

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乎云孔子對云云

者若是有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

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

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軀命故云

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不故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

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者乎云

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

樂為人之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

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

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為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國葉公問至者來云云者葉公亦問孔子為

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懽

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

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註鄒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註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爲宰，故先問孔子爲政之事，則大事不成也。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言爲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毋見小利者。政貴有恆，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爲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爲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註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云云者。葉公稱已，鄉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爲直也。云父爲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爲風政者以孝悌爲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爲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爲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爲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審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爲直哉，故相隱乃可爲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譬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已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云子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居恆以恭遜爲用也。燕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已所以爲仁也。本不爲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僞斯見矣。僞見則去仁遠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鬲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鬲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鬲（子貢問至算也云云者）謂問在朝爲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也（云子曰行已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已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宜行則恥已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已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苟孝悌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君號令出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可謂士矣者）能有恥及不辱二事並行無虧乃可謂爲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云云者）孝是事父母爲近悌是事兄長爲遠宗族爲近近故稱孝鄉黨爲遠故稱悌也繆協曰：避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爲未僂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爲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其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貞而不諒言不期苟信檢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須信行必須果也（云硜硜然小人哉者）果必信爲譬也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小人爲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爲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爲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硜硜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爲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心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筭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鬲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

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鬲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

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也。鬲子曰：至爲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當時僞

乎（云必也在狷乎者）狂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謂應退而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爲欺詐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顏淵曰：狂者知進而

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爲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眞不爲僞也季世流弊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爲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進故云有所不爲也。闕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爲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節無爲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爲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多僞而狂狷天然恆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闕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闕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闕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闕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闕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恆用行無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恆者則巫醫爲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爲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恒卦不恆之辭證無恆之惡言人若爲德不恆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今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爲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闕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闕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異也。和者小人爲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闕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也。

惡著也。**爾**。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云設有一人為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眾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羣惡所疾故未可信也。（云不如云云者）向答既並云未可故此說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鄉人善者所好又為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云孔安國曰至著也、已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善明也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爾**。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爾**。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求備焉。**爾**。子曰至備焉。（云若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

者。此釋難說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云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知識道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使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說也者）此釋易說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策之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爾**。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爾**。子曰至不泰。（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寬怡平是泰而不為也。**爾**。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恆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爾**。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爾**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

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路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為士之法必須有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繆協曰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面聽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韋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

子曰至戎矣也。即戎謂就兵戰之事。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子曰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餒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顏路既九文九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

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云者。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

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與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熱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闕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闕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安

也不足為士謂非士也君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闕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

闕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闕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云者）危厲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處人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紅照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闕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闕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德有言言則未矣未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繩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馮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辯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闕德不至言也。夫德之為事必先有言語教喻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度中事也

南宮适。闕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濫舟。闕孔安國曰

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泥殺之因其望而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小唐所殺也。俱

不得其死然。闕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馮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闕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曰君子也。南宮适至若人。南宮适者，姓南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适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日中鳥皆死，馮稷者古時多力人也。盤推也，舟駝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禹夏禹禹帝姓，似文能射及多力俱爲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者，禹夏禹禹帝姓，似文命黃帝玄孫，斂之子也。論法受禪成功，禹治水九年也。稷後稷事舜，百穀也。射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爲天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百穀，二人不爲稷，並有德爲民，禹即身爲天子，稷子孫爲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知适以禹稷比已，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适出，孔子不答，适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答，适是謙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稷，稷貴重，禹稷所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周有十士之南宮适也。闕孔安國曰：至殺也。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爲天子，名相即位爲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爲君，其位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稷者，因猶也。室妻也。浞既殺羿而逼於羿妻，遂有孕生稷。云稷多力能陸地行舟者，稷是促之，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稷而自立爲天子也。馮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爲天子也。闕孔安國曰：至子也。云賤不義者，羿稷之不義，故适賤之。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闕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

備也。闕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爲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爲惡事，未能有行民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闕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

教誨之也。闕子曰：至誨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

教誨之辭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闕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闕子曰至色之云為命者為作盟會之書也云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論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藻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論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學過超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此四賢鮮有過失闕孔安國曰至辭也此注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謀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闕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裨諶等之四人也故鄭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闕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闕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闕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闕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飯猶食也蔬猶蔬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蔬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闕子產者或人問於孔子

也所以然者胡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鬪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鬪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至驕易。云貧而無怨難者貧交困於飢寒所應無驕則為易也。江熙曰君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鬪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子至夫

也。此明人生性分各有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綏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鬪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鬪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鬪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鬪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鬪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曰公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鬪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鬪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子路問至人矣。云子路問成人者問人何所行德可為成人武仲唯有求立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讚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若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為趙魏老也。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一云卞莊

子與家臣卜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飽二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言之果如卜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智以禮樂者）言備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云見利思義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財利思是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顯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卜莊子之勇猶顯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闕孔安國曰公叔

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

然乎。闕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闕子問至然乎。（云子問云云者）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

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諛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沙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

闕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闕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政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闕子曰至信也。（云姓臧

名紇武讎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爲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爲孟氏所請出奔邾後從邾防而使人請於魯爲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爲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慮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鬪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爲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賊紇謀爲立紇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賊紇開門潘於季孫曰賊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繼賊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賊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已而祝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賊氏之家賊紇斬麗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賊紇有異母兄賊貫賊爲二人在鑄在舅氏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爲後買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賊爲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云者）紇至防使賊爲爲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請紇以甲自隨謂欲爲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爲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爲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勳者）二勳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勳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勳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勳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爲者）魯得紇請仍立臧爲爲後也所以立臧爲者臧爲于時又私自爲請求立已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爲後竟故致防與臧爲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還據私邑求爲先而立後要望魯邑卽此是

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鬪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鬪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賈包茅之

貢不入。閔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鬪子曰至不譎。（云晉文公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侯伯爲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爲霸主行詭詐而不得爲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爲

霸主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

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

爲霸主依正而行不爲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卓無異

轍書無異文也。鬪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爲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鬪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艱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份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諱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谿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曰孔安國曰齊襄公立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曰路日至其

路曰云云者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復復輔相桓公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王途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轅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會龜二十七年又會幽桓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云云會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曰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恆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傳公薨襄公適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魯諸侯之子曰公子糾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孫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

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爲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後爲君死諱爲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爲君後糾庶兄子糾于生竄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匡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

今受其賜謂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匡馬融曰微無

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

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笑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子貢曰至知也（云子貢

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讎管仲既不爲

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說管仲爲仁之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

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遊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

管仲還無窮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後堪爲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死今日

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爲君謂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

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謂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

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

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靈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

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闕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

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闕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諡為文也。闕

公叔文子至文矣。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己之臣。

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恆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云孔子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諡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諡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闕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

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闕子曰：至其喪。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衛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

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

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闕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闕子曰：至之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殺其君，請討之。闕馬融

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闕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闕馬融曰：我於禮當告

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陳成子殺簡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諍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

陳桓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桓殺其君壬於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諍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桓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桓殺其君民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命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俊者孔子諫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駟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路問至犯之。云子路問事君者。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駟本為上，未為下也。子路曰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駟孔安國曰：為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

子路曰至為人。明今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駟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駟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駟陳羣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蘧伯玉至使乎。云蘧伯玉使人於

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恒自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尙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闕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

闕子曰至其位。(云子曰云云者) 諫人各專己職不得僭謀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 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取其言之過其行也。 闕子曰至行也。 君子之人顯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過是言過其行也君子取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

子自道也。 闕子曰至道也。(云子曰云云者) 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

智者以昭了爲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 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衝侮是無懼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 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 江淵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 益與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 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 闕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闕孔安國曰

不暇比方人也。 闕子曰貢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 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 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難聞己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

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 事既爲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 江淵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讓聖人謝人不倦豈常相讓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 闕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闕子曰至能也。 言

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闕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

乎或時反怨人也。 闕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 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爲也李充曰

弘也(云不億不措者) 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審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德音遠(云抑亦云云者) 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尤也。 闕孔安國曰至人也。

言先覺或僅則
反受怨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圃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

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圃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圃。微生畝至固也。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圃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圃。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

孔子引譬抑之也。言伯樂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左隱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圃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圃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圃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

達。
圃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圃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

子曰：至天乎。
圃云：莫我知也夫者。莫無也。孔子歎世人無知我者。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

此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
圃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

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
圃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

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
圃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圃聖人至己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圃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圃馬融

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感志。闕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闕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

如命何。闕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 想譖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讒季氏令信讒譖子路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感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 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感志而又此說助子路使子路無罪則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讒如何言人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云者) 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遭廢與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讒其能違天命而與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闕馬融曰至子也。亦是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云魯人弟子也。

。闕鄭玄曰至肆也。殷禮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闕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匡之也。其次避地。闕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

其次避色。闕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闕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

矣。闕苞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闕子曰至人矣。(

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 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俗塵外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 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隨時觀吾之顏色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 此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之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 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闕苞氏曰至輿也。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蓑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闕晨門者闈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圃菴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圃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一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魯人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一云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一云曰是云云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旋東西是知其不可爲之故問之。圃晨門者闈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圃蕢草器也。有心

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圃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

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圃菴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

當不爲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圃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

道也。圃子擊至難矣。一云子擊磬於衛者。孔子時在衛而自以槌擊磬而爲聲也。一云有荷云云者。荷擔

也。蕢織草爲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一云曰有心哉擊磬

乎者。荷蕢者謂孔子擊磬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一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

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一云硜硜乎莫己知也者。此鄙哉

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一云斯已而已矣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一云深則

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爲譬以諫孔子也。以衣涉水爲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行道化世當隨世感衰

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會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衣而度。譬如爲教若世不可教

則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繇。繇猶由也。一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未無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

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亦無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

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鬲馬融曰己已百官也。以

聽於冢宰。三年。鬲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鬲子張曰至三年

云云者。高宗殿中與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

也。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二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之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即位

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于張讀尚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

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

宗耶。此言亦激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已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

於君。而各總束己之專。故云總已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已職。三年聽冢宰。故鬲

王君三年不言也。鬲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

梁庵。各隨義而言之。鬲馬融曰己已百官也。己具已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鬲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鬲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鬲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鬲孔安國曰病猶難也。鬲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已

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詰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己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己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為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華曰此難事而子路狹狹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

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素已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若子乎。今堯舜非修之也。萬物自無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已。故能夷曠條倭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鬲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鬲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鬲孔安國曰叩擊也。

脛、脚脛也。原壤至其脛。云原壤夷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爲朋友夷俟也俟待也。原壤孔子來而夷踞堅膝以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恆以禮教爲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爲賊者。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闕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

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闕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苞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子將命者。五百家爲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云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闕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

卷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國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國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國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旅也。軍旅未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未事也。國衛靈公問至學也。（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欲

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

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國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教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國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

容，又乏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國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國明日至

（云明日遂行者）孔子至衛既為問武故其明日遂行不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

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

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慍見者）弟子皆

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慍色而見孔子也（云曰君子亦有窮

乎者）此慍見之辭也會問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為濫溢則是小人故

云小人窮斯濫矣。國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衛如曹者）會猶遇也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國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國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

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子路曰至貴之。云子曰云云者。時人見孔子多識，竊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予一以貫之者。貫猶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謂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者，有會者。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元者，是善長舉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國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由

子路也。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國王肅曰：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國言任官得其

人，故無為而治也。國言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已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閒，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國言任至治也。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國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

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國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子張書諸紳。國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至諸紳。

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夏，假令居住蠻

猶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論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已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亘於己前也（云在與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軛也又若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紳於已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錄不忘也（云鄭玄曰至爲里。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闕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鱣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闕孔安國

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闕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筆史魚之行正直也（云邦有云云者）證其爲直譬矢箭也性雖直而不曲言史

魚之德類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爲變曲也（云君子哉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與隨時合時之變故曰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國若無道則韜光潛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闕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或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闕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傾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

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爲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則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爲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憾也輿播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此

千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也。鬪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鬪子貢問至仁者也。云人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說譬也。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若輪般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資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鬪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

鬪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鬪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

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鬪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鬪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顏淵問至人殆。云顏淵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

田、繼祭祀播種、皆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意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於十有二簋、館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

玄注云、設日月於旂上也、素車、輅輅也、魯公之郊、用房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禮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即是魯郊用衮也、然魯廟亦衮或謂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就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節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禱、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

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一五九

豈遠之也（云鄭聲淫佞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鬪亂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案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韻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所以是淫也。鬪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鬪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鬪桓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獨君上若任已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鬪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垂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鬪黃色也鬪新纁也當兩耳垂黃纁纁之下又係玉名為璜也。鬪輕發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詭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鬪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鬪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

之事不尋近至若不為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期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鬪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

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鬪孔安國曰：柳下惠，展

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鬪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

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已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鬪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鬪

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己厚小人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己厚人不見怨故云遠然禁其曰鬪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察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為察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鬪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鬪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鬪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

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奈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遠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縱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云者

一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未知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困鄭玄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

言終無成功也。困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羣，居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嘗

也人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困鄭玄曰：義以

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困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為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

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困苞氏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

病人不知己也。困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困疾猶病也。困子曰：至稱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

故紅黧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困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

也。小人不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鬪苞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困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

私助，義之與比也。困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己身而已，不與人爭也。故紅黧

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紅黧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闕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

闕子曰：至廢言。云子曰云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薊莫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也。子貢問至人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問求善事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謂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付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

所云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闕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

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闕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

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子曰至行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

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云者。斯民者謂若此

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也。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闕苞氏曰：至已矣。注意如向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闕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

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流流迅速時異一時也。云子曰云云者。史

造為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

則取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闕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闕子曰：至大謀。（云巧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遠為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凡為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不忍有所慈為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闕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闕子曰：至察焉。（云衆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為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雷同。

闕而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為衆所共所陷害，故必察之也。（云衆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人為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羣惡之所黨愛，故亦必察也。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許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闕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闕子曰：至人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德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隨人，故曰非道弘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闕子曰：至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也。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闕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

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已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論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

不憂貧。闕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闕子曰：至憂

貧。(云子曰云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鋸鉞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鉞在于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已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紅照曰董仲舒曰違違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違違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鉞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恒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匪菴氏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匪菴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匪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子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莅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莅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篤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孟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篤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匪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子至知也。(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闊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匪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闕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

闕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甚猶勝也。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闕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闕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謂也。弟子每事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已，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闕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闕子曰：真而不諒，真正也，諒，信也。君子體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暹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闕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闕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紅照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闕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闕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侈，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闕子曰：至為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闕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闕子曰：辭達，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闕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闕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闕馬融曰、相、導也。師冕見至道也。師冕魯之

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尊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竝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闕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闕孔安國曰、顓

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闕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闕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闕孔安

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闕孔安國曰、已屬

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闕孔安國曰、歸咎

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闕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

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闕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

中是誰之過與。鬲馬融曰：柙，檻也；櫬，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鬲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鬲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鬲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鬲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鬲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鬲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鬲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鬲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鬲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鬲季氏至內明季氏專征，艦伐之惡也。云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之，而弁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有云云者。二人時任季氏爲臣，見季氏欲艦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云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嫌冉有又爲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人言，是其教導季氏爲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爲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者。言且顓臾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也。云是社稷之臣者。國主社稷，顓臾既屬魯國，故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之臣者，當爾時已臣屬魯國故也。云冉有云云者。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顓臾之事，是季氏所欲，故云夫子欲之也。云吾二云云者。稱吾二臣，是冉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恐孔子不獨信已，故引子路爲儔證也。云孔子曰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

又呼求名語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生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後今為人之臣臣之為用正至臣弼持危扶顛今假季氏欲為僭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兜如牛而色青押檻也檻貯於虎兇之器也櫛兩也兩貯龜玉之匣也言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為人輔相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兇龜玉若使虎兇破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兩櫛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守檻而者過乎今季氏僭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變擊曰隳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兇於檻也伐顛與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櫛中也張憑曰虎兇出押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櫛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有云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與季邑名相近也冉有既謂孔子焉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顛與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顛與者城郭甲兵堅利復與季邑名相近也（云今不取云云者）子孫季氏之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顛與之地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顛與欲伐取之而假云顛與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僭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顛與固近費是是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顛與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已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乏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也若云安無傾者均和與均和均和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均無寡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顛與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顛與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顛與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憂者也蕭牆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蕭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均以王佐之姿處波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戒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恃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去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

剛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觀其見執而昧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體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蒞來旨也。謂擯懼也。懼卽函也。謂兵甲。兵刃也甲鎧也。闕孔安國曰至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闕鄭玄曰至子也。禮受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闕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闕孔

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闕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闕孔

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闕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孔子曰至不議。禮樂先王所以飾喜鉄錢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伐竝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天下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出也。云自諸云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簠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簠則五世此大夫爲臣之故故云重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陪重也其爲臣之故故云重也其非大夫家臣僭執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傾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錯則頌之聲與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無所街羣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錯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闕孔安國曰至乾侯。證十世爲僭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殺其子平王東遷雖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簠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爲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闕孔安國曰至囚也。此證大夫專簠五世而失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簠至五世桓子爲臣所囚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是也。謂馬融曰至齊也。證陪臣執政三世而失者也。闕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闕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闕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闕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

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闕孔子曰至微矣。闕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

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蓋、至爾時並衰、故云微也。闕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尊、故爵祿不復關已也。宣一成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闕孔安國曰、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闕馬融曰、便辟、

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闕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闕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也。闕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友者、明與朋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又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直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云友諒者、二益也、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為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謂與便佞為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闕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闕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闕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闕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闕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樂者、為益人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謂以心中所愛樂樂道說場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

者為益人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謂以心中所愛樂樂道說場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

友者）三益也。心中所愛樂爲樂，得多譽爲朋友也。（云益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益之樂。（云樂於樂者）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樂爲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念念而遊不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酣醜以爲樂也。（云損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二愆。闕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闕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闕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闕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闕孔子曰：至之瞽。（云孔子曰：云爲過失也）（云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人之是非，非若今若不肯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爲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闕孔安國曰：得，貪得也。闕孔子曰：至在得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爲自損，故戒之也。（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十壯而爲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爲鬪爭，故戒之也。（云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恰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闕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闕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闕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闕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闕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闕不可小知，故侮之也。闕孔子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君子所畏有三事也。（云畏天命者）一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

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桓恐已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桓恐失之故驕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湯，傷焉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云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云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云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云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

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賣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違西令，支縣移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揄揚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云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云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

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

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云陳亢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

魚即鯉也。充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

而已。適從中庭。隨也。云曰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與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與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已爲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卽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相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國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稱之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云邦君云云者。當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致。自以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若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若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爲寡君。稱君妻爲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卽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卷九

論語陽貨第十七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皆明於時凶亂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問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也。歸孔子豚。問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問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問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問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問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問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曾微陽貨為季氏宰專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餉也。既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讎，桓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入室，則於禮未畢，或有更隨其至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拜還而相逢也。一云饋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往來而呼孔子令來趨就已在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呼孔子來而我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已，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開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為此之專，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為仁人也。（云好從事云云者）此亦罵孔子不智也。好從事謂好周旋東西從於世事也。亟數也。言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智

人乎（日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謂孔子孔子辭既畢故實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也。齒
健也。言日月不停遠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乎。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
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
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闕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 闕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子曰：至不移（云子曰云云者）性者人所稟

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一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者，值善友則相效為善，逢惡友則相
效為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誦也。泗之教
君子習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一家傳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生而有
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
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可名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概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
以知美之為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
若欲常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
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其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相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
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
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
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有濃有薄
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聖以還，賢
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為三。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為一。此之共一，則
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謂人也。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氣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
稟清者，則為聖人，若得稟濁者，則為愚人。愚人稟濁，雖澄亦不清。聖人稟清，雖澄亦不濁。故上聖遇昏亂之世，不能
撓其真。下愚值重蕘，豈能變其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頗闊，以下
一善，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粹淪，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闕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也。 夫子莞爾而笑， 闕莞爾，小笑

貌也。 曰：割雞焉用牛刀。 闕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闕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

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闢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闢孔安國

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闢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聞邑中人家

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德也。夫子莞爾而笑者。

孔子聞絃歌聲而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得準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絃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言曰：若君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爲

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爲樂業，而進今日所以有絃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曰：夫博學之言亦可而遲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開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爲戲也。其知之者以爲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

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治小而才大也。闢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闢孔安國曰：不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闢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

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公山至周乎。公山不擾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爲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欣悅也。云曰未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未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

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云如有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爲

與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爲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一七七

敏、惠、恭則不侮。闕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闕孔

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闕子張問至使人。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

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

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已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衆者。人君

所行寬弘則衆附歸之是故得衆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

故不見暎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人

君有恩惠加民則民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勝躬召子欲往。闕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闕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勝躬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闕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卓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

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闕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

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勝躬至不食。勝躬使人召於孔子。勝躬以中牟畔者。據勝躬身為不善而今夫子若為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路曰云云

者。子路見孔子欲應勝躬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

行不善之事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勝躬以中牟畔者。據勝躬身為不善之事也。勝躬經為中牟邑宰而

後背叛此是不善之事也。云子之云云者。勝躬身為不善而今夫子若為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云云

者。然如此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我昔者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云云者。孔子既

瓜係而不食耶一通云匏瓜是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陽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遙遠處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汚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紅黥曰夫子豈寶之公山脯陽乎故欲往之意耶況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例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闕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曰居吾語汝。闕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闕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闕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闕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闕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闕子曰至也狂。呼子

路者而問之也（云汝聞云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會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未會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紅黥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第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爲用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爲用若學而爲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合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紅黥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濕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爲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讎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圉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爲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闕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闕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

可以觀。圃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圃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圃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圃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圃子曰至之名。（子曰小子者）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之云云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鶴鳴是有鳥也鸛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棘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圃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圃子謂至也與。（云子謂云云者）伯魚孔子之子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鶴鳴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會學周南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庭孔子問之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周南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而面向牆也言周南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趨庭時對曰未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圃鄭玄曰：玉，璋珪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圃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圃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故孔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不玉帛也（云樂云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鐘鼓之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饒季之主唯知崇尙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曰禮以為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於飾而所貴於數也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禮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

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建禮禮建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假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適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樂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闕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

窬之盜也與。闕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闕子曰至也與。色

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為色厲而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恆欲進為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紅黑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較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之豫明免者鮮矣傳云窬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闕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

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闕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鄉里也原原本也言

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懷度逆用意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諒求合比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闕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闕子曰至棄也。道道

聞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紅黑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闕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闕鄭玄曰無

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子日至至矣。(子日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恆懇懇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所不至或為亂也。患得至言也。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為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闕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

狂也肆。闕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闕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

闕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闕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

詐而已矣。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者)古謂簿時也疾謂病也其事有三條在下文也(今

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恆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在不復肆直而皆用意燒熾旋動也復無得據杖也(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屬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闕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闕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闕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闕孔安國曰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怙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子曰至家也。(惡紫之奪朱者)紫是間色朱是正色

也言此者為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者)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利口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

大夫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困子曰：至信哉。云予欲無言者，孔子復言也。云子貢云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運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陽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顯性而弊，至於理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薄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諱諱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困孺悲

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困孺悲至聞之。困孺悲欲見孔子者

（孺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己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矜鄙之心，頽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困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

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困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

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鬪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鬪孔安國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二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鬪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鬪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

之義也。君子人若也，人若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宜期而

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

舊說既沒，新說既升，皆宰予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道一期則萬物莫不蒸易，故

燧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一周，變改已遍也。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助

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除喪除喪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為此事於涉之心，以此為

安，故云安。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也。曰涉安則為之者，孔子聞宰我之答云：

「安，故云安。」此為安則安，則安則安也。云云夫若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

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

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首飾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安則為之者，陳舊亭

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此人重禮，禮為嘉

食，唯臧臠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

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

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絕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子人是三才之一

天地矣。天成人之性，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

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

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初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

鬪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之

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為其父母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

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懷抱，故制喪，不以尊卑致殊

因以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仲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備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

之... 母不手一云... 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放假時人之謂於實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經禮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違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知身莫已而今不違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乎余謂孔子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鬪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來為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蠶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櫨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櫨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鬪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鬪馬融

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鬪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惰所期於衣食所期難矣哉言難以為慮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弈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會是無業而能有碁弈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鬪子路曰至為盜。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為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處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鬪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

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鬪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

窒者。鬪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智者。鬪孔安國曰微抄也。惡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為勇者。惡許以為為直者。鬪菴氏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鬪子問至直者。（云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紅黜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惡人之惡者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諷猶誇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讒是也。（惡勇而無禮者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窒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惡也者）子貢問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紅黜曰：己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為智者者）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事也。微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己心義，乃得為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為為勇者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以為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

（子曰至有怨）
（云子曰云云）
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紅網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已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鬪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子曰）
已。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眾人其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親紂凶惡，必喪天位，故先拂衣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鬪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

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二仁焉。

鬪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惡亂寧民也。微子至仁焉。箕子去之者，微子也。微子名微，是周王帝乙之庶子，紂之庶兄也。

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能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類項已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嚴諫不從知國必殲己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存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不佯狂之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迹雖異俱是為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不若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為亮臣節耶名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謂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頓墮是遂去敢歸後周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拱範而彝倫攸敘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為士師、鬲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鬲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鬲柳下惠至之邦。云柳下惠為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逐故問之云子為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已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或人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於直於曲則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邦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直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子孟之閒待之。鬲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鬲以

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不能也。以季孟之閒待之者。孟子魯之上卿也。總知魯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可。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閒而未及，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紅黑曰驪，不能為豺步，鳳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鄰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齊人歸女樂者。歸猶餽也。女樂，女伎也。齊餽也。云季桓子受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餽也。云三日不朝者。桓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於朝禮者也。云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鳳兮，何德之衰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來者猶可追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下車也。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者。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也。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也。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旋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紅黑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已故愈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紅黑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接輿其誠於諫者，修其

言已故愈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言已故愈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紅黑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狂迹故疾
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圃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圃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圃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圃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之法者也。緩而不輟。圃鄭玄曰：緩，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圃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圃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圃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圃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圃長沮至易也。（云長沮桀溺耦而耕者）二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云者）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長沮不答，津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度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孔丘也。然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沮溺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伊是誰也。（曰：為仲由者）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伊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答曰：是也。（云曰：滔滔云云

者。僭僭者猶周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爲避人之士。其自謂已爲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於避世之士乎。云緩而不驟者。擾覆種也。輟止也。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慨然者。慨然猶驚愕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達己意而譏已也。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慨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鳥獸同羣。出世者則與世人爲徒旅。故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爲徒也。云天下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異之是我道大必道小故也。紅顏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爲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擾。教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夏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沮溺。排披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夏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間所以逾節於世而有憐於聖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蹈其蹤。同羣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卽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讖。卽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遲亦以道喪。此卽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已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爲高行初不爲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紅顏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管仲亦不讖。卽忽也。鬪鄭玄曰至爲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耨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耨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耨爲耦也。鬪士有至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令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鬪菴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鬪菴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鬪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鬪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一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

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闕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闕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闕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闕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闕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闕子路從至知之矣。子路從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籬籬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爲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識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植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查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查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云殺雞爲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爲膳，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之者，子路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已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任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爲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爲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闕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闕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闕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闕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闕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闕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闕逸民至不可。云德民云云者，逸

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云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黜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警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邈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密發動中權也。云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致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逼，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方類所遇，抑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苟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闕鄭玄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也。身

大師摯適齊，亞飯千適楚，闕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共名也。二飯，繚適蔡。

四飯缺適秦，闕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河，闕苞氏曰：鼓

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闕孔安國曰：播，猶播也。武，名也。少師陽擊

磬，襄入于海。闕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壞，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闕大師至于海。大師繚適蔡。自此以下皆蔡之樂。

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孽，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也。亞次也，飯，食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飯，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魯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祭者也。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故第四，食，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也。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韜，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韜，韜鼓也。其人能搖韜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闕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對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闕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闕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闕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闕周公至一人。云

公周公且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顯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台之辭也。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云者，以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故，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闕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

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周有至季騶。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卷十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匡輔故此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

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闕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

可已矣。

闕子張曰至已矣。就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為五段總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會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

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祿也必不素餐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為君如父母必窮直斬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為士如此則為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闕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張曰至為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為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為損益也。闕言無所輕重也。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故云無所輕重也二章訖此是子張語是第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闕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加

之何其距人也。闕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闕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二是子夏語自

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健子夏言也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

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我故更說我所聞也言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必矜我我若距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困菴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爲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仇交當如子張者）若德悠悠仇交則嘉奮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竄則得衆而偶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困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困菴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爲也。困子夏曰至爲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爲也者）爲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爲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困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困子夏曰至已矣。此勸人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知又日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卽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是謂爲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困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困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云博學而篤志者）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爲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一九五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

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

（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紅照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

是已讓行非故為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為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己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而失非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偽故不能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於情偽故不能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夏曰至也厲。（云君子有三變者）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袁氏注曰溫

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己也。註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

諫不信則以為謗己也。子夏曰至己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信則以為厲己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紅照曰君子克

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已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不信則以為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紅照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

費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費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

踰法故曰出入可也。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暨至有

時不及故曰出入也
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

如之何。闕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

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闕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

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闕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

大道也。譬諸草木區區以別矣。闕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闕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

者其唯聖人乎。闕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闕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小

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

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

夏謂子游鄙已門人故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

云云者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

道即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

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埋曰凡童蒙

初學固宜須漸日進階彘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

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

豈可發初使評罔其儀而弁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

人始終如一可謂
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闕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闕子夏曰至則

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

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闕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

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闕苞氏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闕子

曰：至未仁。（云子游曰云云者）張子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闕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闕曰：至

仁矣。（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會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並為仁並並也。紅黜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陸人上也。然紅黜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闕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

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闕云：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也。闕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闕

會子曰：至難也。（云曾子曰云云者）人子為孝，皆以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二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闕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闕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暴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孟氏至勿專。云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也。陽膚會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會子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雖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微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微。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歸焉。闕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

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德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委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

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闕孔安國曰：更，改也。子貢曰：至仰之。云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闕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闕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闕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

師之有。闕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朝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

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德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

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夫

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

矣。田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云：不亦宜乎。田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田苞氏曰：武叔

身是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曰子貢賢於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

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干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曰譬諸宮

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之有

宮牆牆高則非闕闕所側牆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

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闕見牆內室家之好也（

云夫子之牆數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闕闕

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廟

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

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

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凡人

應不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

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田苞氏曰：武叔

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

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毀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

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賢高如日月日月朝天豈有人得踰踰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雖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會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譬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會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真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觀於法則多見其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

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闕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闕孔安國曰：綏，安也。

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

哀痛也。闕陳子禽至及也。云陳子禽云云者。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

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

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爲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即是一言爲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

家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極遠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爲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

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者。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

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纒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勳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云云者。孔

子之死則四海遇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感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闕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

揖讓如堯故堯曰
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黜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黜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黜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黜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黜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黜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黜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黜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黜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黜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典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黜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黜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黜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遺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女子張問孔子章、謂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

以能安民者不出算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斷貴爵生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吝爾舜者）自此以下竟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吝吝嗟也爾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諱也堯名放勳諱云堯也舜名重華諱云舜也諱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感聖明日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吝嗟歎而命之故云吝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故也（云天子之歷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歷數謂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汝宜信執持中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火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已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云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儻倬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尙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傷亦不敢擅赦也（云帝臣云云者）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躬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赦者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股躬有罪無以萬方者）股我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股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為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由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諱共用一辭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之文者尙書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傷其可知也周周家也齊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云者）已上尙書第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齊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猶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語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典城國者）若有國為前人所非理之也（云新王當更為典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為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與繼舉故為天下之民皆歸心歸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

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爲本，故重民爲先也。民以食爲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畢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窹，則得衆者。）爲君上若能窹，則衆所共歸，故云得衆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爲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闕歷數，謂列次也。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闕孔安國曰：至若此也。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行此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闕周周家至是言也。此如前通也。闕孔安國曰：至用之也。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爲紂囚，叔武王紂封而釋箕子，囚用爲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爲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

從政矣。闕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闕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

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闕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

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誣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闕孔安國曰：與民無信

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闕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齎於

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闕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義也。（云：子張曰：尊五

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弁不曉五美四惡

未敢辨問，今且分諸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張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一也。言爲政之猶能令民下，苟於潤惠，而我無所費，謂之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無怨，故云

勇而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處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隨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益瀆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弁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詰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蠶蛤山居者利於某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使水者居山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弁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致怨也（云欲仁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眾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尊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欠更詰四惡也（云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納若不先行教而即用罰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審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勸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詰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闕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闕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闕孔子曰至人也。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無

（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天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絛不可測於蔭井故無以知人也。闕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孔子家語

王肅注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后序

吳郡黃 魯會 撰

嗚呼至哉、孔子之文德而有是書也。孔子生於過曆、上不逮於文武、而為大行、中不親於成康、而為共和、而欲行其道、周流於齊楚蔡衛之邦、所遇者皆晏嬰子西之徒、未獲多契、於東魯本國、乃卑秩廡仕、兩不辭焉、但相以攝而輕、會以兵而犢、且有容璣之沮、懷寶之誚不一也。終與門人小子相明道以傳后世、是以孔氏獨多述作、自魯論齊論言之、又有家語、疑多鯉伋所記、并門人先后雜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故一典一事、莫非宗旨、一軌一物、莫非玄訓、信義美文、包二變於獨覺、禮樂刑政、斂四達於大鳴、何也、蓋孔子之道、傳者無幾、惟一貫發自聖思、卓爾闡於賢力、此數字可以忌言略授、可以絕口、粹昭而梗則廢、原得而支則舍。三墳五典、何必顯顯、入索九丘、何必優優、六經二論、何必諄諄。特以聖質罕聞、而淵參短列、睿心希觸、而冉閔續依、性天遐轍、高堅遠路、此所以必叢其辭、必繁其篇。譬之繫臂以妍珠、而珠存斯貴、帶腰以良玉、而玉在斯奇。此書雖若言之廣且曲、道則載焉、古人所謂載道之器、余敢以先歸諸。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十卷、已亡其大半。如由混簡錯表、則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廣謀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雖宋刻亦有訛謬者也。然此書乃孔氏久成之典、余距孔氏一千五百餘年、序之、僭妄深矣、觀者勿以無取尤之。

孔子家語目次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致思 三愆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第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第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孔子家語 目次

六八

五九

四五

三五

二五

一四

一

卷第八 七八

冠頌 廟制 辯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八七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第十 一〇四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

王 肅 注

卷第一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邑

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男女別塗、

路無拾遺、器不雕僞、

無文飾雕畫不詐僞

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為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不樹、不樹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

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

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季平子遂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

以彰己罪、非禮也、

桓子平子之子

今合之、所以捨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

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

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

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

裔邊裔夷秋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於德為僭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

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

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鱗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糝稗，糝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濰、龜、陰也。汶陽有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

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牟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牟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牟，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牟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魯都之觀也尸於朝。三日，子

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魏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聚，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僞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佞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懾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陔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二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搢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鬲，皆不收賦。譏阿也，鬲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璞，惡貌。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

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窶，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短，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妥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物恥，則足以振之。足，以振敬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饑民愛其身以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

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言愚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變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地。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僕。君燕朝則正位，掌賓相，更衣之為久，將僮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德行仁義道。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隨也。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處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

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阻難也。之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斷其威，莊也。不習難。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溲。其

過失可徵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櫓也。櫓大戟。戴仁而行，抱德而處。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華門圭窻，華門荆竹織門也。圭

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井日而食。弁，一日之禮。以爲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

不敢以諂。其為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資。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

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起居猶動靜

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

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

程猶効也。言功效。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

而已不求厚祿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諍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諍言因

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諍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諍言因

不知默而翹發之，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

親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

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踴躍參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徇辱閱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疎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后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地地得天，坤地陰陽之書也

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甌釋米，辨肉，汗罇，杯飲，糞桴，土鼓。

鑿地為罇，以手飲之也。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始死，舍以珠貝將葬，也，直以遺奠以送之。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

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之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

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為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以烹以炙，之

日烹炮，以為醴酪。醴，醴酒。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醴醢在戶，醢，齊也。

五齊，二曰醴，染醲在堂，醲，醲酒。澄酒在下，醲，清。偏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天神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玄酒以祭，薦其

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越。席以坐，蕭蒲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衣其浣帛，練染以醴醢，以獻。薦

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也。然後退而合烹，禮無復醒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實其簠簋，受黍稷

簠，豆。銅羹，竹曰羹。木曰豆。祝以孝告，祝通孝子。嘏以慈告，嘏，傳先祖是為大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

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章甫，冠也。絢履，履頭有鉤飾也。紳帶緡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緡，撻也。笏，

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車也。斬衰菅

菲，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

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謂之要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而將，無怨也。色無伐，無伐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身亦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爲知之，故無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也。夙，早興起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寘，中映中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

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無取捷捷，無取鉗鉗，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所以爲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馴也。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爲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爲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譴，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

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恠、所以做人臣者也、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卷第一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二三子各言

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蟠由當一隊而

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舉旗執職，職取也取敵之旂旗，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

願使齊楚合戰於泜瀆之野，泜瀆廣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陳說其間，推論利

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

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蕕臭

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修，溝池不越，言無險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

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笑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羹食，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

牛羊豕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羹食，薄臚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

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

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

獄

則別人之足，俄而衛有崩墮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位於衛也。季羔逃

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黜。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竄。季羔曰：君子不隧。竄從又曰：於此有室

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

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

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見老子

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

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

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

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已以行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見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

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一壺漿。孔子聞之，使

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

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闡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

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
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不在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失親不忘，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

爲失禮不立。非禮則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蓬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

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蓬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鄉，鄉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鄭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

贈先生。贈送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有間，又顧謂子路曰：子路又對

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笑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笑也。幽期而會令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圜流九十

里，圜流迴旋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鼃鼃不能居。值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

九十里，魚鱉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

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

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

名也。子夏

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慤於財，慤，吝也。

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

其短者，故能久也。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

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

萍，水草也。

可剖而食也，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

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平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懷懷，戒懼之貌。扞，扞突馬。

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

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

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

言愛恕者能容困窮。

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二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行而出

莫之能費，故行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為行，然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

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

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驢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

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對折者不終，對折者不終，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

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

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勿悌，悌說也。陳道而已，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

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

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修，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

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

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堂，皆斷焉，輟止觀北面，彼之蓋斷絕也。將有說耶？」

孔子曰：「太廟之堂宮，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尙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齒，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違，卒遇故人，曾無

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違，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會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疎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

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

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平，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

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

臣有內外者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

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已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

從，當詳審所之謂孝，之謂貞矣。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

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我。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

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上艮下離為火，艮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賁，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邵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

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恭王弓鳥
驛之良弓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

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
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

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
宜為如也

魯公索氏，先落
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

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

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虛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西伯
文王蓋徃質之。蓋何不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質正也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虛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
等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遠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

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

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

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襲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爲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已，故恥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釐，寡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蓁。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殆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鷦鷯，天未雨，剝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苦者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侮我，周道

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

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

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

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

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

武庚，紂子名，祿父，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儻。

儻，之以服，和調節中。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

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竿旄之詩者，樂

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卷第二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

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滅於宋、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

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繆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受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也戴武宣三公也

三命茲益恭、考父上一命其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僂恭於僂、俯恭於僂、循

牆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餬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

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

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蓋以乘賚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

子車一乘、馬二疋、堅其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察廟朝

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有之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

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

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斷則有成羅網

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

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江海雖在於其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

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音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

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

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

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

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稱言不苟，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舉言典法，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貧累志矜莊如使，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正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其都以富，由長於富貴，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孔子由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拱法也，駿大也，龐厚也。不懟不悚，敷奏其勇，懟恐悚懼，敷陳委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龍荷之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懟不悚，敷奏其勇，敷陳委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路強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國老助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擴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禮，擴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威儀三千則難也。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儷禮，禮以儷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觀容貌而擴相其禮，度其禮而擴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成也。孔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其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於人也，常以浩浩，浩浩志大，驕大貌。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辭。

虛無所以是會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婦、德之敬長是，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爲之富貴。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佚貪功，不傲無告，告者，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悌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學而能入，送迎必敬，送迎賓客，皆能敬也。皆有是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曰：無小人殆，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言所以事上，乃是擔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是擔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安，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是宮縮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春夏生長，養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時草木不折。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濟。濟，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博鳥焉，四面言傷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抑也。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焉人矣。言爲次人之言。

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違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誣，難數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審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義圖，允信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命之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憂憂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謙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謙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二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鱸、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鱸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溺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踈、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踈遠也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

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爲儉，檢宜爲儉。首拔五叛，爵之大夫。首宜爲身，五殺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

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也。三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亡亂之政，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印。止止息也。印病也。讒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瘼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二曰鸛諫，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四曰直諫，五日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陪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畜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職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遺吾琴，好瓊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獨自容於我者也。吾怨其以我求容也，後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右，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人將死，不入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為宜以然後得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聞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說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賞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子貢三年之

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或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趨，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夫，夫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吾是以歎也。」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

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

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有貞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曾皙有子曰舜，舜之事曾皙，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曾皙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辨敏亦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辨敏亦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辨敏亦不必信唯義所在耳。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弟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鹿之野，鹿裘帶索，瑟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

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為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也，慎於治身。史繒有男子之道三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繒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漙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漙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漙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非其人也。非其人，如會壘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衣穰而提贊。穰，蒿草。衣，提持贊，所以執為禮也。

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也。以幹，植也。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牟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牟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蝮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鑽牟也。

吳伐越，躒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樓於會稽。吳又躒之會稽山也。躒，毀者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

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山川祀者為神。祀者為神。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為嵎山名封嵎山名為添姓、在虞夏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封嵎山名為添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瞿氏、今日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弩、楛木名、弩箭鐵、其長尺有咫、咫也、寸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楛箭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牘、匾也。

邾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為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九州也、大昊以龍、包犧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邾

國也故吳伐鄭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之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鄭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鄭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聘子玉所以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若為主其先亡

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

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

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

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為亂。孔子曰

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

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蠱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蠱

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王

官侯伯名故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故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自襄已來之改之？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寶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表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也。探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探薪於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探薪，西狩獲麟瑞物也。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螺也。謂土蠶也。取螟蛉而化，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威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廩食之多送寡稱其事也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踈也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精氣者人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於下，

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制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也，使民事其祖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氣與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燔燎饗，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鬱櫛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以畢。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卷第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且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

也、武仲為季氏廢籩立庶、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國人頌之、夫文仲其身雖為孟氏所讎、出奔于齊、曰我君小子、侏儒使我敗於邾、

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

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

蒲、傳曰、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從逆祀、夏父弗忌為宋人、躋薄公於祠、海鳥

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

是智之難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籩立庶、武仲

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今此在當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顏回問於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

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

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

待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為聞盍日有聞而後言者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

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病急欲相勸，令爲仁義。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爲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知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也。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在馬者，不得釋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仕，必近於刑。誦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可以強力，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今而不信，則無可復也。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

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

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可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

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螻蛄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

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篋、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

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響前。學焉得習。言不得後相困也。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

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仕者無所

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

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此人

也。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

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

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

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靈公與脚共姪夏姬。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

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邪其泄治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容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

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

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騞於大夫、騞祭肉也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

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騞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

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

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篋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

孔篋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

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

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

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修也。言非兕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

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豈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

也。且由也。昔者闔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

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

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

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

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為公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

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因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使何

或者晉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

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為稼，歛之為穡。良農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為順。

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

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

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為使。主財意志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齋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壤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已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捨，有人失言不善勿遂，已有不善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令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精智而略行之，舉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後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寇

其愛故事。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前天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前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平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者，又小亂則爭，爭之甚，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言民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法在身則民象，言法度常在，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爲僻，便僻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爲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人君能建乎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亢，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

不强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引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紘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積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哉。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已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於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晝，夜也。綯，紬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脩農播百穀言無懈怠。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學如也。

廣反爲壙，華高貌。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壙而高，冢是也。雖高而塞實也。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

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

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

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擊琴以哀之。擊，操琴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

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

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

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

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

也。我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

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

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

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不在此三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汨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下者當弘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河目，目下匡平而長，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纍然也。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永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同伴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

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餅舍於牖下，歛於昨殯。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於客位也。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聞忽之意，聞忽友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不得其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獻，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閭五行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神農之氣，尺丈里步十百，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

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

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 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元民始之，務先民事流四凶而天下服以爲始也 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爲悅字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爲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 寬裕而

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 獻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

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之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 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

度，以身爲臚，臚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 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履四

時，所行不撓 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

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

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

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也。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妖怪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下生王者，其為帝或無可言也，更古衡反。王音旺，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土之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天以其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亦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敢曰天帝，而曰天子。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脩，曰熙，實能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及天地而不設者，以祭社為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木，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戎事乘驪，黑馬，性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

尙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戎事乘翰、翰白性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戎事乘駟、駟馬性用駢。駢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尙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尙黃、舜以土德王、色尙青。土家宜尙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事先起於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尙白。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法納以詔王、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則讀之費勞未反、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王制、祿則費為之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費勞未反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為衆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誅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

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譴，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司徒之官以成德，刑官所以成德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會司均仁以為納，納驥馬轡轡繫轡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以之德則國安，禮之用和為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安，事物以禮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行下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

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分扶問反。

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日從

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日數十，從甲至癸也。

奇居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音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音四。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

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

鱗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下沒反。鳥屬齧，齧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齧四足者無羽翼，戴

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豚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

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

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螻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

則螻蛤之屬，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坵土之人醜。坵，耗字也。息土，

備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坵土之人醜。細，穢也。土，

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螟屬不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

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耐寒，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

長，俛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之象也。乾天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世事，世事之急然亦各其所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形於一謂之性，各受陰陽以剛柔之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煦人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奇數陰偶數，顯居宜，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徃，則自婚矣。羣生閑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蠶者，探桑，婚禮始殺言未正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故也。詩云，土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殺所戒反。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子長，養其理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離子骨反。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儀也。閨門人以自專，無閨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閨苦本反。

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孟反。行下。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矣。

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矣。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矣。

出姑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謂其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妬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謂其不可供養也。多口舌者，謂其離親也。竊盜者，謂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先貧賤後富貴也，三

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

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

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菽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言而後

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菽悲號，三年

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殺所戒反。

訟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訟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給奪慈仁。人似仁，非仁，故言中。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理，惡為故反好。呼報反與，爭諸反。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闈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佞倖乎何所之。相，息亮反。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儀三良反。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闈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爲衆法。無以合衆，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爲衆法。無以合衆，衆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猶有九焉。爲聖人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猶有九焉。爲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輿，輿作樂，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也。二下管象舞，夏籥序興，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籥有四也。所以大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行下孟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行下孟矩，六鑿和中采蘋，采，齊樂曲名。所以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在徹以振羽，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

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膚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是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言禮。言禮以不能樂於禮。素

實於德薄於禮虛。非其人則子貢作而問曰。然則變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也。與音余。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

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殊。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

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益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

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克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貢曰。敢問

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以行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

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語反。子

貢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以。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

敷之德。日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歸至化行。寬。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千。是湯之德也。

升聞也。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卷第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若射者也。

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彼

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中陟仲反。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

之義。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病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選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

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人已後而

日與為人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幼壯孝悌，耆老好禮，好呼

後世也。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

八十九十日，言雖老，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速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

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殺所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

皇皇者華三篇終，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間歌三終，乃歌魚麗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合笙聲同其音，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

周南召南三篇也。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樂音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少詩

矣。長丁降脫屣，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肝不廢朝，暮不廢夕，研晨飲，早補，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
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違，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
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蜡，助駕反。孔子曰：賜也，樂乎。樂音洛。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也。賜未知其

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施氏反。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日遷改，其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圃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說學者謂南郊與圃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不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鹽粟圃丘也。又不曰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圃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鹽粟必在滌三月。養所以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列切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饋，質饗貴。誠之美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地圃丘之地掃焉。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

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王夙與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朝服以待白。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必止。汜，遍也。清路，以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必止。汜，遍也。清路，以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祭事後服袞。以王恭敬事天，故民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也。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也。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祭天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二十二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

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尙猶也、申令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移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也、發、始也。發則白冠釐纆、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掉、昨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笑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罰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更古。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怪遇人罰之。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別彼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羣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意無其誠，附從輕，赦從重。赦人之罪以輕爲比，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毗也。志反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吏獄官也。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向窺者，罪雖以定，猶三宥之。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向窺者，罪雖以定，猶三宥之。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令者也。遁名改作，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亂也。造異服，非所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敗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行下孟反。言詐而

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被仲弓曰、木之下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也。余六反。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粢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中、陟反。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僞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取也。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二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觀者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

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

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也。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

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

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爲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

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

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

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

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蘇周公以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

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

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是謂幽國。幽敵醜爭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醜，殷曰爭，非王者是

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是謂僭君。迫於

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

者，菽不使也。以衰嘗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

子壤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讎夫禮者，君之柄，柄亦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

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

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必本之天效以

降命，效天以下教令，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則近禰親，禰

降命，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則近禰親，禰

與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聖人參於

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既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所玩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以生而師以教之。君者，人所明，

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為君徒欲明人，故養人則不足，失政

不能為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違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皆

愛惜其死而慮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為之義，大夫死宗廟為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

友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

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

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笑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

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

四氣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

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五味六和十二食，

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

色不得彰，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矣。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聖

人作則，作法則法。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察。天地為本則萬物植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陰陽之為情始，以四時為

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月以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人

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說。說，猶也。鱗鳳以

為畜而為不狝。麟以為畜而獸不狝。狝，殺也。走之貌也。狝，况必反。越况，越反。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瘞，謂祭祀之瘞，縮謂若增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瘞於列反。縮，慈陵反。嘏，舉下反。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

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

旅山川，所以償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饗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蓍誓侑，

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

焉。孝慈之道為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

者元氣也。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禮職分皆從天

下來。協於分，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

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寶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

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

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不種。為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

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

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言有連而不相及、言有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悅以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竈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振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寶也。

卷第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

代，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階，若不體，則醮用酒於客位。敬。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成。冠而

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

享，獻將行也。鬯，刃亮反。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

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

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

禮也。懿子亦諸侯，無冠禮也。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天

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武王

將而說者，橫為年紀，躓促成年少，又命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遠

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長齋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

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有禮文也。欽若昊命，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

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

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賓也。玄端與

皮弁，玄端，纁布冠之服。異朝服素畢，服朝而畢。公冠四，公四加玄冕祭，加玄冕。着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

皮弁，皮弁自服其服也。示不忘古。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着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

與賓幣謂之人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蓋子曰

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緇未聞之於古古無緇也緇冠之飾也今則

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蓋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啤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綏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疎貴賤多少

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謂高祖遠謂高祖。有禘焉禘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禘吐影反享嘗乃止四時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

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

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或有其父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

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與五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真以真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真永不與於祀典是以

郊冥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謂之周武王是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禘又以

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達聖指失竄事也

謂達聖指失竄事也

謂達聖指失竄事也

謂達聖指失竄事也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聞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席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然深思貌有所學然高望而遠眺。眺見也畢牟益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黜黑貌感頥然長。頥長貌曠如望牟。曠用志廣遠奄有四方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拱而對曰、葉拱兩手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

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誠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散也。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舊病備士衆之心敬者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散也。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舊病備士衆之心敬者也。對曰：恐不逮事，安民和衆事。對曰：非武坐。言無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歌對曰，至其發，對曰，及時事。欲令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無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歌對曰，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無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歌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若非

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語，魚據反。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纘持干若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邵之治也。武亂武治皆坐而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

子也。大成謂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分陝而進，所以事彘濟。所以分陝而舞之節解也。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分陝而進，所以事彘濟。所以分陝而

蚤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

蕪，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微父，武王

於宋以為殷後，微父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不成，勝後故成言之。箕子求商容，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箕子求商容，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箕子求商容，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箕子求商容，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箕子求商容，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華胡化反。車甲則斲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

曰韃彘。言所以藏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使以為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有

學官可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狸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謂之裨冕脫

劍解劍也。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親

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食已飲酒，謂之冕而

總干，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歟？珉，石似玉。珉，眉巾反。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

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栗，堅也。廉而不剌，義也。割而

廉而不割傷也。副呼外反。垂之如墜，禮也。禮，尚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訕然樂矣。訕，斷絕貌。似樂之

忠也。瑜，其忠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言似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川是故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書之失誣，知遠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

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

春秋者矣。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岳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蕃屏四國宣此文武之德。言文武聖德篤佐周家，正為先王，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文德，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令力正，反下同。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綴知劣反，樂上音格，下音岳。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

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隕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隕阼之位，室西席則南，謂之隕阼，階也。隕於到反。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隕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上席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並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二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求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於義也。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

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

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

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易以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

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則益尊者

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更音耕

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

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

泗水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

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

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而不避難，且反難乃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

仁，救魯伐齊，咸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

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

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說音稅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

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矣。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

興吳難，且反難乃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

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大宰誣也。誣吳王佞臣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邀其志，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單音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

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宓音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

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遽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樂音洛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喪身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報乃版反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衣衣上知字下於既反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舍音捨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鱖，鱖宜為鱣新序作鱣鮑魚之懷任之者也鱖戈證反。」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櫛。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櫛，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女音俛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

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

謀寡性，凱悌寬冲，故子貢以為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為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

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滯，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

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悅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

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慰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

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

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

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楨。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藏、字子偕。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滅、字子尙。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懸廩、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邾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常。

申績、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弟

漆雕俊、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伴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二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勇，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

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始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

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

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主，莫能宗已，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誅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弔，善也。慙，願且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營營余在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言無以自

為法。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為昏，失所為慙，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

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陰以疎米三

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陰以疎米三

具、陳梗米禮記曰稻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緝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曰嘉疏經徒結反、

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廟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殿也、綢練設旒夏也、披幅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綢練以旌之杜於葬乘車所建也陳練廣克長尋曰旒

也、妻色甲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反綢直留反、

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

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馬鬣、封

之謂也、俗間之名鬣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力葉反又作鬣、其縮縮斬上傍殺蓋高四尺也、

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

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君子

躓之。是

齊國師伐魯、齊師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季孫德不素、著為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要信三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

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

不該、鼓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

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禮而昭公在外，時為季未之命也。未命二人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

遺命焉，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

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

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與公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

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

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

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讎而受弑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介恃楚衆，

介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未獲，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至其東門也。當陳隧者，井陘木刊，勝

人墜塞，弊邑大懼，天誘其衷，誘進裏善也天導其善，大執陳者也。啓弊邑心，知其罪，校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

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學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

有之志古之言以足志，言以足文，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皆為書也。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譎汰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索法，丘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

臣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祚昭，謀父周卿士，祚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蓋曰：徵招角招，是也，昭宜為招耳，補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始於文官，臣聞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悒悒乎，式昭德音，祈昭悒悒言祈昭樂之安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

度如金玉，錦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為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約其兄，橋如姪，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穆子恐齊，以牛為內豎，豎通內相家，長說命外之命相家為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孫

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順殺適立庶，又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鄰三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力也，不以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歸邢侯，弊斷罪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施宜為與與猶行，雍子行生者之罪也。

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美昏昏亂也。已惡貪以敗官為默，猶

冒苟貪，殺人不忌為賊。惡夏書曰：昏默賊殺者，宜皆殺者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

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未。薄或曰：義，或左傳可謂直矣。平丘之會，

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于平丘，晉人淫蕩，蕩者於衛衛人患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

為虐。魯季孫見執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貴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頗三言而除三

惡，加三利。暴衛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

鄉之學校

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駸明欲毀鄉校。駸明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

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樂之。樂治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輔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法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神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貴賤無序，上無所守也。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師，陽唐父為買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

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已不越

祀，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循在此冀方，中國焉。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謂變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歸孽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姊，為之立宮，與

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瓊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

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

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

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恆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

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

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聲貌，尚書云：言乃雍，雍和有諸，問有之也。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

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伊尹，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

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軒懸闕一向，繁纓以朝，兩纓當庸以索羣許之，書在三官也。故謂之曲懸之樂。

司徒書名司馬書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以器名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紵冠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紵反纁纁而上者，謂之紵纁冠之上覆，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妻為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為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各祭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績則有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尪通於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匡、武子、武子召慶尪而讓之，慶尪告夫人，夫人怒，閔子子因雷公以會於諸候，高鮑去守，還將及至，閉門而牽密夫人，而君則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疾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近，底，干平其遠近，俱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里，廛里有稅度，其有無為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讓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長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

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餼寡孤疾，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固稜德連藁芻不可分故。或有共無軍事，則止之。一把曰秉，四秉曰步，缶十六斗曰秉也。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事舉其中，事以中，為德也。歛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肩，不錯則隨，錯，行父黨隨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任負也少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為力役之，頽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

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濶，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侈也。死不如朽之速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騫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山節藻梲。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僭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也。觀。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御門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弊一人，韞其弓，韞，韞也。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亡界殺也。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瓊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

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霽而浴，室中霽，力救反。毀竈而繇，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胡不復有事於此也？繇，足不欲在廟門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遇人入保，負杖而息。見先避入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頸上，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任之雖重，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

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各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屬，屬大也。屬言喪百無容節也。縚，刺高反。縚，刺瓜反。蓋榛

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束髮垂為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性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踰月則其善也。以歌不復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為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旋便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贏博地名也。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隨無所加。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我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干，弗與共天下也。過於朝市，不返兵而闘。不離於身，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闘。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子哭之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諫公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君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父道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于生人者。

也。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

姊妹而已。姑上長姑自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為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威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

書筴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威儻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菽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夏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母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

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土、質猶正也。齊晏桓子卒、平仲蠹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知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遜、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也怪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階不聚足也。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成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同、同邪也、不以利、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郈人子革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胸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

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墓而不墳。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殺殺，平上而長。又見履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兩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恂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故十日陰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竿，蘇亂反，竿，計也，又竹器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夫子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

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

作主徹重就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

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幃不棄，為埋馬也，

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

政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

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臚，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

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葬，將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

衛人之祔也，難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

不成用，謂篋也。而瓦不成膝，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篋先尹反。篋其舉反。其曰盟

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慈，實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容止。今夫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為士也而不知禮。

洙泗考信錄

崔述考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孔子為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當如是。而况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為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託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己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真偽雜出。有識之士。雖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粲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謬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為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譌闢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為予營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為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偽。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指也。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為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浪穹王崧舊名崧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目次

卷一.....一

原始.....一

初仕.....七

在齊.....一三

自齊反魯.....一七

卷二.....二一

爲魯司寇.....二一

適衛.....三三

卷三.....四一

過宋.....四一

厄於陳蔡之間.....四三

反衛.....五二

歸魯上至十二月
止.....五四

卷四.....六〇

歸魯下	六〇
考終	六四
遺型	七〇

洙泗考信錄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初余為洙泗考信錄既成。尙未敢以自信。王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選得閩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為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弁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識。

卷之一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事在春秋前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同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魯語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做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左傳隱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 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

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公羊傳桓公二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苟息同。而三傳皆以爲在弑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矣。曰華孫。曰司馬。可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信其爲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爲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爲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庶人家。出猶必擁蔽其面。况卿之內子乎。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爲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闕。晉士句鑾王饋二婦人。輦以如公。衛世子蒯聵與輝。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齊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也。是古者婦人之出入不能見明甚。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余按。防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况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會孫也。其世當在宋襄威間。於時華氏當衰。初無搆亂之

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畿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僞撰此書，以爲已證。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概不敢錄，竄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做此。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人紇扶之以出門者。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

二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鄆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適。鄆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鄆叔紇爲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戴記檀弓篇，其稱爲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累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淺陋鄙俗，不復成語。編覽春秋傳中，亦從未有因長疑婚與女商墮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爲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邱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已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氏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爲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爲。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爲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爲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噫。其真可異也已。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類似堯。項似皋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

云。孔子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顛。皋陶之喙。孔叢子載萇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顛。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鉤命訣又云。孔子牛唇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道之。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類與目也。彼以爲似黃帝。此以爲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爲身。此以爲顛。同一似皋陶也。彼以爲項。而此又以爲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萇宏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爲。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尙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爲當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況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爲說尤不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爲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况其僞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真。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某字仲尼。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按孔子世家但云某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升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

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拜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尙未仕。安能從動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後考終篇顏淵條下。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鯉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舊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陳氏繼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尙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載之二十

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尙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去而適衛。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爲孔子修墓。陳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說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墓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堅。一日之間。遇用而遽崩。尙可謂之墓乎。故今皆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經。季氏享土。孔子與往。陽虎絀之曰。季氏享土。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禮居喪者。二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絕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肉尙不可飲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尙不與人樂之。况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土之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經。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土。卽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經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慎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仕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
子

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鄉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為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論語八佾篇

世家不載此事。余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鄒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作周廟）有欬器焉。願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缺。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廟助祭之年。未有明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秦穆公於孔子。孔子感稱之。以為可以王云云。（齊世家云。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略同）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豈得感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濟。逾。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

始小愈。而田於師。未幾返於罍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邪。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士之所僞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

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複舉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

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纘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即傳字古通）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爲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十二年。（杜註云似雙生）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爲師。而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爲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中孔子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輯成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爲據。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讖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共猶龍耶。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河間記會子問籙。孔子詩禮頌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誑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誑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未興。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揚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辨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為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辭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為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闢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為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若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幼穉者。彼為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特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誑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與必揚朱之徒之所為託。猶之乎言兵者。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揚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為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為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揚

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世所傳爲黃老之言者。卽爲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爲異端之魁。嗚乎寔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記爲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爲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歸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記會子問篇爲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郟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駁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卽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爲已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爲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崇老莊。故其爲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授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於慎矣。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推斯說也。必有緘默以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清淨者之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尙未及強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尙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會子問篇四言闕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定。要之自爲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尙卑。望尙輕。弟子時亦尙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尙無可取證。况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尙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萇宏。何不卽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穎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揚朱氏所撰以誣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闢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爲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卽傳所稱禘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賅。而此事乃當時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時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卽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屈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卽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任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爲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爲陳氏所逐。其不肯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况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闕之。况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蓋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謁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廟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入國之日。亦無由卽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語語類編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釐王之廟也。左傳作僖王。僖古通作釐。廟也。釐王變文王之制。與馬奢侈。故天殃其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釐王廟災之文。左傳所記。釐王亦無變法奢侈之事。蓋卽左傳哀公三年。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况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又以與馬之侈附會之。傳聞之詞。尙足較乎。且此幸而猶有左傳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誤之書既亡。復誰得而辨其真僞也者。烏知其不皆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傳者。概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諛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爲孔子不足賢耶。

則齊大夫以黎鉏梁邱據輩貪諛譎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悉不言而反斯之於孔子耶。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固無權。嬰卽不肖亦斷不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設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感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輩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佞傲遊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况孔子耶。凡譎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譎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詭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廢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卽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佞傲遊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慎到莊周顏觸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佞傲遊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探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斲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斲而行。

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邱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邱。其不知某甚矣。遂辭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讓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言僅有行之機也。於衛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既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諛。其爲後人所託明甚。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子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淅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爲大夫。班尙卑。望尙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卽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會諸侯。賞戰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淅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爲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爲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乎陳。無由北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爲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棄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蒞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而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爲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

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審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魯。說與世家大異。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某。將之爲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苟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忽歸。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即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螢之火附之。人即欲爲益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

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斂，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彼彼何爲焉？又按昭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瑯瑯之斂之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共事，若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也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蜃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余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魯之上卿，獲羊而詭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爲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墮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左傳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平子舊臣，素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爲得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卽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嘗爲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惟加入江之諛。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諡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臣。又稱臼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卽貨。而貨之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今故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任。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稅冕。

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爲魯司空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爲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爲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夸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據左傳在爲司寇時。非爲司空時事。而別五土之性云者。語亦庸廓。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卽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狃狃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多。而此章所載會子速貧速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爲宰爲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爲魯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且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妻而惡。愼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感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偃子產輩之所能爲。縱有之。亦不足以爲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漑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益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寇。則是其事固在自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卽論語如殺無道之間。而傳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嗚乎。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慎乎哉。

家語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卽有之。不足爲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爲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

此事無年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說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某相。

左傳定公十年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見用未嘗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時已聽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與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况黎鉏狙詐之人。尤不足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襲一時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襲公如晉。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政。而晉侯之享齊侯。中行穆子相。鄭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之朝晉侯。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之相。又因傳有犂彌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蓋自昭公以前。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漸以失諸侯。故定公之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獨魯事晉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會于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魯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哉。故今不載史記之文。

世家又云。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余按。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况此時齊魯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往之理。以傳考之。魯亦未嘗有左右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雖有文

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虺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蒞旌引被矛戟。劍擗鼓嚙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余按。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擗。亦不可以云樂。况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尙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視歸乎齊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命劫魯。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諫乎。故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響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余按。此卽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萊人之劫。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劫魯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遠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錄〕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蒧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穀梁傳曰。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罷會。比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歸田以謝過。卽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謂蓋爲此

者。爲會故乎。爲鼓譟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戍。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既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鄆讎龜陰。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鄆讎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與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正義所云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遷司寇。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三歲爲大司寇。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末篇首有爲司寇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寇之文。揆誤分爲二官。且弁攝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寇卽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哉。今不取。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

帥師墮費。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見孔子。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况肯輔弗擾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邪。夫費彈丸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郈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輿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

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邱之叛也。數月而兩國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尙未適衛適宋適陳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並行。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宦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人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襲舊章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況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脾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駭國之士。

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已。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由是一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已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爲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子必不從弗擾。佛胖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牽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歌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卽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託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

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按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賓相表裏。子路見疑。卽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傳。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市。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或作澤又作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擲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獎衆。其疆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人之不費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滅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奉以傳言之辭矣。賤至於陽虎不狂。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况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發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警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錄〕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
偷篇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

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
路篇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寇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

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寇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

〔存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秋於歸俘歸賂歸櫜之事。無一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并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稅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蓋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論語之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穆公間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公十年。犂鉏已有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之語。既有沮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爲會於夾谷。是年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犂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犂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在戰國策士之所僞撰。故今皆不取。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并孟子

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如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卽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既云三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附錄〕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緣其以去魯爲十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後置之。輕舉妄動。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於去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云云。遂適衛。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余按。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已者乎。其說更疎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衛

按孟子謂孔子不悅於魯衛。是去魯後卽適衛也。史記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衛。與孟子合。故次適衛於去魯之後。

於衛。主顏讎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按孟子作顏讎由。世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

而讓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世家云。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或語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余按。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任也。所謂際可。蓋即禮貌威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衛南。過匡可也。蒲在衛西。過蒲何為。卒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衛。又何為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蘧伯玉。伯玉從近關出。時魯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為其聘所重如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當百餘歲矣。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

莫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澹由。既主澹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澹由有隙耶。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故史記妄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爲去衛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強爲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畏匡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樂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以南子爲南釧。南釧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篇中所記雖多醜粹。然諸篇之未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篡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墮費及後佛肸論語條下。

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簡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後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適蒲。遂適衛。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尙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僅衰而已。孔子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旣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邪。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邪。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爲愈邪。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孫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戌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爲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旣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況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由蒲也。孔子過蒲。何爲焉。要盟神固不聽。然旣許之。甫出。而卽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爲邪。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僞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衛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弊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

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有特其不能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辟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瘠環癘疽，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礪不繼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佛辟之召解，則斷不可。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爲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泣曰：環劍已墮，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強之，遂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爲驪龍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礪且緇矣。尙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辟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辟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辟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辟嘗畔晉，則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爲我先師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辟公山之召爲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譏聖人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誣之曰欲往。聖賢處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猶不敢公然代白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

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蓋在戰國時人之所僞撰。非門弟子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狃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爲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

〔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遠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胥既召之後。余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爲靈公之世與。孝公之世與。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靈公之世爲宜。姑從世家。附之於此。

世家於擊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余按。論語大師樂章。有擊磬襄。先儒皆以爲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襄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則以擊磬等八人爲魯人者。近是。孔子不嘗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詠。聖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擊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擊方在官。則襄於孔子似爲後起。襄之琴。恐不足爲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圓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蒍簡子。至於河。而蒍鳴犢犢犢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泮泮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蒍鳴犢犢犢華魯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還而反乎衛。此後乃有問陳之事。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拔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屠襄宏。弑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也。其他黨奸醜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蒍鳴犢犢華之死。抑未矣。鞅之筆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爲臨河而嘆。既邪。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卽趙氏之家臣。蒍安于尹鐸。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見于傳。兩

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棄遺之乎。且戰衛之仇。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讎。于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途復返乎衛。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邪。佛胥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然而衛。然而中牟。然而晉。然而復反乎衛。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託。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爲靈公。或以爲文子耳。但此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于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據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衛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去衛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禮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蕭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尙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視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魯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卽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對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瞭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懿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卽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猶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

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迥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混其迹。使若別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

過宋

按孟子於衛章。是孔子去魯去衛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衛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

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雖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為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誇。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真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為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家語改之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韻語。家語少竄易之。中途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說苑之

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

〔附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

之。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為寤。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為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為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為者。而寤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寤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為誰臣乎。此其為說至兩。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戰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圍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詞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家語以為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為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

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孔子既歿衛陳則到漣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似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之故過匡嘗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

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靈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京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衛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聽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繼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不敢違合於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說弁見前不悅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黧皁若喪家之狗云云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產相鄭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皋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分寸乃歷歷不爽矣乎至比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弁爲之辨。

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爲潛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爲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旣徹俎而寘。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而吳樓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况吳使原未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旣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條下。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斲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肅慎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斲所貫。安能飛數千里。至於陳庭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其一事。左傳之豔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稱聖人者。欲見其博。而不知其適以誣聖人。小聖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陳惠公。孔子至陳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叢子云。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赦所執吏。余按。談言微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尙未有此等語也。蓋滑稽者

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誤。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億中之事。左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億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竊疑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為據。夫聖人固有先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謙慎小心。蓋知而常自處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諷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此後乃有適蔡之事。余按。論語為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從孔子反衛。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為季氏臣。不可為之大用。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誠。子貢之穎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子思歸之嘆。亦當在將反衛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論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

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徐談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爲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

〔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余按。此二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

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未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德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華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僞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決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爲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間。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間。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常復歸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爲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緘言之。未必其事適在於聞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萇公問答之後。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匡人之難。兩見於論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桓魋匡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況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且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圍其所聘之人。以櫻楚怒。欲何爲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

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圍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圍蔡而陳從之。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讎也。且蔡遷於州來。去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圍孔子。斯圍之耳。不必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來。當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繫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國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遠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養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後之人但聞有絕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厄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又按陳蔡之圍。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書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特譏孔子之好言禮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揚其毀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問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關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者。余概不敢妄錄。

又按孔氏註論語絕糧章云。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說與世家不同。按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是朱子固亦嘗闢之矣。自明季講家矜言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困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蠱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告顏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余按。子路懼見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決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識趣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畢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顏淵之言固當。然遽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毋乃近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諸弟子自顏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瑣瑣然自明其過之不在己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此必無之事。不特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別爲一章。今朱子集註分之。是也。世家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不及於顏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快係秦漢文字。不足纒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鑊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扶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屬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

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文。皆本論語。儘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真。如今世閭巷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悅世人之耳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刪。正與阮逸所作僞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力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况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宰予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白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竟卒於軍。亦非讒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誤。楚卽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爲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爲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載記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卽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阻之也。吾惡知其非因隱度之故。遂附會而爲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

治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二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南轅而適蔡。適楚。又四五年而始反衛。何爲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衛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論語先

進篇

〔附錄〕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

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衛。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年表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衛。其年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衛宋世家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魯。衛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爲定十五年去衛至陳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衛也。哀七年傳云。吳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間。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謂反衛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衛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衛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衛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

異者。六十三歲自衛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衛。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入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世家。尤為疎脫。

反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為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郕。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為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錄〕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為衛君輒之時。余按。衛自羅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為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為輒發。世家之說。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戴記檀弓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絰而贈之。曰。子鄉者入而哭之。偶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為宰。顏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

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夫不隱。是徇因。遇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脫驪。則是可以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載記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真。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篋。與語問陳瑋。豆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程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爲得其實。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刪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甯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諡也。輒之諡。蓋史逸之矣。衛人既以黷職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諡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衛。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繼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迫孔懼於廟。強盟之。孔懼立莊公。則是賢孝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留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尙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饗饋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任。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逐公。華公賈。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託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郊。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淵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遊。鼈鼈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後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鼈鼈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爲之旨。故設爲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爲實然。是矣。莊周書中。螭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光景無有。皆能爲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理。呂梁之水。懸三十仞。可也。自衛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懸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衛反魯。去河絕遠。安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爲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之必無。此何爲耶。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僞撰。故柳子厚謂其書

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衍。非當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不如內傳爲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他日。則所謂聚斂者。卽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爲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莒隱公之後。則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激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 伯篇

子曰。師摯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 伯篇

按語樂。卽樂正之事。盈耳。卽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 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爲然。以其與正樂之事同類。故附次于此。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者。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爲然。余按。國風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感。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遠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芻蕘之句。不礙於綺衣茹蔥之章。卽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卽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哉。况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穎達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右者風尙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

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尙書百篇。伏生僅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十多十餘篇。逸者尙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爲書。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刪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僞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觀史籍之繁文。濯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尙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爲然。余按傳云。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烏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詭。與堯舜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慎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卽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本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也。世家但云序書。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錄〕子曰。加古本我數年。五十二字古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語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辭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卽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踵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冢家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卽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會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爲會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會子亦未必獨飾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會子之語。必會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啓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上

卷之四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杜氏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並孟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獨人欲於橫施。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誅揚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檣杙。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檣杙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卽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

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殺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曾有者。乘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周禮者。當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靈問篇

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二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哀公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尙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釋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窳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况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以爲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誤。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疑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篇 哀公問弟

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篇 季

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與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維也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論語顏淵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

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得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 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

喪。論語蘧間篇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為政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並附次於請討陳恆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蓋采為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為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堯暉

之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為季康子。且贊不遷怒等三句。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

公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以舉直錯枉爲答康子語耳。不必曲爲之解也。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爲二事。則泥古之過也。故今止載雍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時。風尙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無實錄。姑妄言以爲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倘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爲乎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卽聞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終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所當爲。而不言禍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

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

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

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

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之居皇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經書

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

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

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即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

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歷後天。而失一閏之

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

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採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

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

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但以傳之日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告。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然杜氏之意。

但以所推長歷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

以爲乙丑也。年譜公然僭改經文。以己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

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為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某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同上

竊記儒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其間之也。若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誇奪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為一。反以為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為是言。以誑之耳。豈得以其託諸孔子。載諸戴記。而遂以為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余按五石之罍、六鏡之異、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牟之疑、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牟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卽以才藝言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爲搜神志怪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誦童謠之故聖之。噴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誦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已皆能誦童謠。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撰以見聖人之博。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童謠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謠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鸛鳴謠於文武之時。狐服應以褒姒之獄。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甯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卽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謠者亦莫知其爲何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牟萍實之謠者。以童子爲無知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謠。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遇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謠。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爲孔子貴也。此與商牟之事。皆本說施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

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鱗而語云云。蓋僅有存者。余按。論語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責之衆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此必傳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譚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卽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鄒。傾蓋而語終日。願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願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會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會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會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願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時卽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猶比與我老彭。聖人之謙也。抑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在行孝經。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

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推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故今采世家人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噉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爲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爲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爲賢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爲母期。孔子既在。伯魚爲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蘄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誣。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遺汚則從而汚之語。尤大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

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爲何人。後儒過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二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抑爲聖賢妻者。本不於於出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卽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竊過而不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概不錄。說並見後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撰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強取以附會之。是以勞而卒至於抵牾也。

〔備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紀作諱字子順。嘗爲魏相。子慎生鮒。世紀字子魚一字甲。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謬。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刪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于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

子

〔備覽〕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世家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祕書曰。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秦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以爲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况爲祕書以遺後世。欲何爲乎。僕人好信讖緯。故其爲言如此。其喪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參〕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按既云經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爲朋友相爲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闕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參。慮慎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歸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僕人所稱六藝。卽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余按。魯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證舉。會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會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輯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爲得真。蓋皆篤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顯東一章。至與經傳牴牾。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互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而武城佛胖二章。於孔子前稱夫子。乃戰國之言。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入。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編舉。學者所當精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子。不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體互異。惜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識又足以辨

其真僞。遂斷然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託之者。決然刪而去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僞。乃亦混雜無所分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不謂孟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歎哉。說並見前。望費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名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彙合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患章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大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爲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既久。乃復強爲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爲聖人之區別。恐未必然也。

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已復禮爲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已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晉胥臣告文公者。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僞古文尙書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僞古文尙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迪百官者。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爲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裁整。醜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屬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正而立之。

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已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爲無謂。至爲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爲僞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僞。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葬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騶冠子。而反訾賈誼之鸛鳥賦。爲錄人之舊也。

〔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

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卽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真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

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綬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貢之功為多。至儀封人未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為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為謙已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算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為生知乎。記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為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為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為天子者尊於升而為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為學知。後儒即姑從孔子。而信其為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為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

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奸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

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臯陶之知堯舜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大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顏子能居

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者也。兩漢以來。諸儒嚮相授受。聖人之道。藉以不墜。至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之說。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迷入於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餘年間。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禮樂。聖人在下。則文託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游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爲之作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爲無有。誠然。非虛語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釐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云爾。

